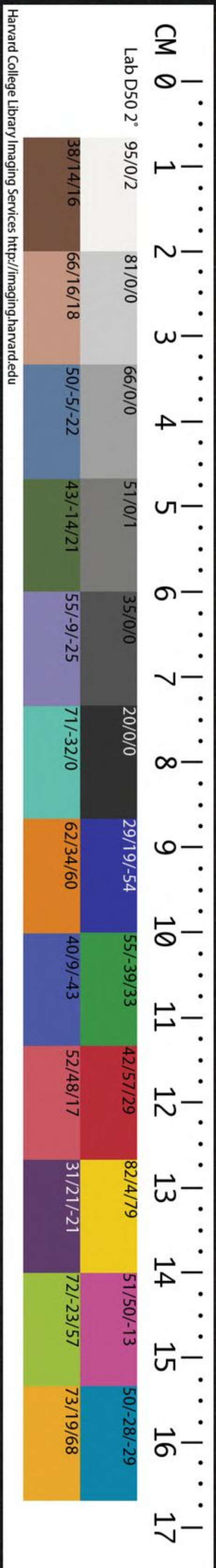


T 856/44316 (19)

THE CHINESE-JAPANESE LIBRARY
OF THE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DEC 20 1955

四書諸儒輯要 十九





四書讀傳輯要論語卷之十五

哈佛大學
圖書館
珍藏印

都梁李沛霖岱雲泰訂

男

夢雷廣思



衛靈公第十五

凡四十一章

衛靈公章句

首節聖人去就之義。下二節聖人處困之道。上重明日遂行句。下重君子固窮句。上下分說。然按語類或問。明日遂行在陳絕糧。想是夫子都不計較。所以絕糧若計較。便不成行矣。如此看。纔見記者連叙之意。則滾說自佳。但不必太牽扭耳。

衛靈公問陳於孔子。孔子對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明日

遂行。陳去聲

陳謂軍師行伍之列。俎豆禮器。尹氏曰：衛靈公無道之君也。復有志於戰伐之事。故答以未學而去之。

原 孔子在衛。衛靈公問兵陳之事。孔子對曰：吾自幼習禮。如宗廟中有俎豆。其陳設進退之事。則嘗聞其說矣。至於軍旅行伍之事。則未嘗學也。豈敢以未學者妄對乎。靈公問非所問。其不足有為可知矣。故孔子不對。而明日遂行。所謂可以速而速也。

疏 朱子曰：為國以禮。戰陳之事。非人君所宜問也。况靈公無道。夫子固知之矣。特以其禮際之善。庶幾可與言者。是以往來於衛。為日最久而所以啓告之者。亦已詳矣。乃於夫子之言。一無所入。至是而猶問陳焉。則其志可知矣。故對以未學而去之。然不徒曰未學而已。猶以俎豆之事告之。則夫子之去。蓋亦未必然之意也。彼靈公於此。有以發悟於心。而改事焉。則夫子之行。孰謂其不可留哉。故史記又云：明日與孔子語。見蜚鴈。仰視之色。不在孔子。孔子遂行。則

是夫子之行。又以禮際之不善。而決不專於問陳一事也。夫子既行。而靈公卒。衛國大亂。俎豆之對。其旨遠哉。○蔡虛齋曰：俎豆二字。因問陳而生。夫子既曰未學。則在靈公所宜加意矣。蓋為國以禮。兵陣之事。非所宜先。○俎豆皆禮器。但俎如几。子木為之。以載牲體。豆容四升。亦木為之。以薦俎醢。

附 或問有三層意思。往來於衛。為日最久。啓告之者已詳。而猶問陳焉。則其志可知。此一層見非往來日久。聖人偶至其國。而問陳。猶以習染之故。未經啓告之詳。尚不為怪。是聖人之去。以為日久。啓告詳而不能悟也。聖人猶不徒曰未學。而以俎豆之事告之。使發悟於心。而改事。則夫子之行。猶可留。明日與孔子語。色不在孔子。孔子乃行。此一層見靈公能因俎豆之說。而更端請教。或禮際之善。始終不衰。則聖人猶可以不去。而聖人之去。以既不能改事。而禮貌又衰也。夫子既行。靈公卒。衛大亂。俎豆之對。其旨甚遠。此一層見軍旅之事。原不當問。而問。而况衛亂將作。父子稱兵。俎豆之事。原當問。而不問。而况衛之彝倫

既失禮放闕然則聖人之去以問陳適啟兵爭之漸而不能禮以已之也其曲折詳盡如此○朱子謂夫子未有必行之意明日與孔子語見蜚馬仰視孔子乃行正見聖人惓惓天下之心時解認煞遂字作決然必行說是豪傑之見幾非聖人之至意也

在陳絕糧從者病莫能興從去聲

孔子去衛適陳興起也

序既去衛而適陳絕糧七日相從弟子皆饑餓而病莫能興起蓋窮困之至也

附泰聖人當行而行無所顧慮固是全不計較所以絕糧然亦適遇陳蔡之難故耳若非陳蔡之難則雖不計較到糧而糧亦必不至絕也二意正可通看

子路愠見曰君子亦有窮乎子曰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見賢通反

何氏曰濫濫也言君子固有窮時不若小人窮則放濫為非程子曰固窮者固

守其窮亦通○愚謂聖人當行而行無所顧慮處困而亨無所怨悔於此可見學者宜深味之

序子路愠怒之意見於顏色問曰君子抱道宜乎天佑人助不當窮也乃亦有窮時而困窮若此乎子曰禍福得喪係於所遇有不在我者君子固亦有窮時也但君子處窮能以義命自安若小人一遇窮困則放於禮法之外而無所不至矣今日之窮亦安之可也

聊義朱子曰君子固是有窮時但不如小人窮則濫爾以固字答上面有字交

勢乃相應○雙峰饒氏曰當行而行無所顧慮是說明日遂行處困而亨無所怨悔是說在陳絕糧以下顧是顧後慮是慮前怨是怨人悔是自悔○君子成

德之人安於貧賤若固守其窮似下君子一等矣○慶源輔氏曰當行而行無所顧慮義之勇也處困而亨無所怨悔義之安也○林次崖日子路曰君子亦

有窮乎者以常理言也子曰君子固窮者以天命言也又曰小人窮斯濫者以

義處命也

附此章因夫子去衛適陳之事而記之其間各記問答之言不得抽泥牽合註云聖人當行而行無所顧慮處困而亨無所怨悔蓋惟其當行即行無一毫顧慮所以在其困厄之來至於無所怨悔又自是處困道理如此總之聖人渾身都是道理觸着皆是非預期其如是也○固窮只作固有窮時方見聖人隨遇而安無所計較之意若作固守其窮只得賢人身分不但語氣不相應也○子路慍見自是剛勇氣質未化便是不善處困處此仲由生平學問時解於此看出殺身之幾有不得其死之理甚牽組不可從

賜也貢全言

此因子貢學將有得而示之知本也兩子字是夫子即身指點與參乎章一樣以身為教不是泛論天下只有一理處處相通並不着落在自己身上說也子貢只從多學而識學夫子雖亦未嘗學差然不到一以貫之地位則只是格物

致知而未至於物格知至也夫子故發其疑而告之○此見學貴知本學識則由外益內枝葉工夫一貫則由內該外根本工夫

子曰賜也女以子為多學而識之者與

女音汝識音志與平聲下同

子貢之學多而能識矣夫子欲其知所本也

原子貢之學博物洽聞之功居多而探本窮源之力未竟蓋多而能識矣而

未知所以貫之也故孔子問以發之若曰賜也為學有年矣汝見子於事物之理無不周知豈以子以多為學而又都一一記識於心而不忘者與

疏朱子曰恐子貢只以已為多學而不知一以貫之之理後人不會其意遂以為孔子只是一貫元不用多學若不是多學却貫箇甚底且如錢貫謂之貫

須是有錢方貫得若無錢却貫箇甚孔子實是多學無一事不理會過若不是許大精神亦吞不得許多只是於多學中有一以貫之耳○聖人也不是不理會博學多識只是聖人之所以聖却不在博學多識而在一以貫之今人有博

學多識而不能至於聖者只是無一以貫之然只是一以貫之而不博學多識則又無物可貫。新安陳氏曰所本指萬殊之一本處也。

附 董思白云學惟從博然後到約不是起初就不要多故曰女以予為專在多學而識否。玩董說之意固善但於女以予為之下添一專字既非語氣亦嫌先露一貫意思謂含蓄在一者字不僅曰女以予為多學而識之與而曰女以予為多學而識之者與蓋博而未約不能以一貫萬則雖事事考得件件記得只成箇多學而識之之人故下文實落說箇非也不然則聖人全不消學識只是一貫矣。○聖人亦多學亦多學而識而其所以非多學而識者以其自有箇一以貫之故也。○聖人本領大令下便有箇一到手此所謂氣質清明義理昭著者也然多學而識工夫亦不肯闕略正要於貫之之字上精微曲折無不詳盡此所謂古今禮樂制度各物象數皆須考辨而知是也若學者合下氣質不清明義理不昭著於一字之本量原欠只得於多學而識上做工夫然事事考

究到至善地位則所謂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窮之以求至乎其極至於用力之久自有一旦豁然貫通之處此必從學識而後做到一貫也。子貢積學功至亦將有得想於衆物之表裏精粗亦將無不到而於吾心之全體大用亦將無不明矣。

對曰然非與

方信而忽疑蓋其積學功至而亦將有得也。

子貢 子貢乃對曰天下之事物無窮不多學而識之則打格不勝而理必有遺矣。夫子之學其殆然矣然一人之聞見有限必事事物物而學以識之則勤苦難成而自亦不足。夫子之學抑或非與是其疑信之間有將達之機而積學功至可以語上矣。

疏 朱子曰子貢曰然非與然字也是非與也是而今只管懸想說道一貫却

不知貫箇甚麼。聖人直是事事理會得如云好古敏以求之不是驀直恁地夫

貫得它。雲峰胡氏曰集註於曾子曰夫子知其真積力久將有所得以行言也。此則曰積學功至亦將有得以知言也。曾子行而將有所得子貢亦知而將有所得亦字是從曾子說來。新安陳氏曰於能疑見其將有得。

附錄語類云然字也是非與也是蓋然者據平日之所見而信之也。聖人一生功夫都是好古敏求多聞擇識子貢只見得如此則謂聖人亦僅在於此如何不然非者因今日之提擲而疑之也。蓋目已平日工夫學無不學識無不識然求如聖人之全體渾然萬理畢備者而終不可得則似聖人又不專在於此然是信聖人真多學而識之者非是疑聖人或非多學而識之者非信自己前此之功力疑自己前此之功力也時解多快。

曰非也予一以貫之

說見第四篇然彼以行言而此以知言也。謝氏曰聖人之道大矣人不能徧觀而盡識宜其以為多學而識之也。然聖人豈務博者哉於天之於衆形匪物

物刻而雕之也故曰予一以貫之德。如毛。毛猶有倫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尹氏曰孔子之於曾子不待其問而告告之以此曾子復深喻之曰唯若子貢則先發其疑而後告之而子貢終亦不能如曾子之唯也。二子所學之淺深於此可見。愚按夫子之於子貢屢有以益之而他人不與焉。則顏曾以下諸子所學之淺深又可見矣。

原義夫子迎其機而決之曰予誠非多學而識者也。天下萬理同出一原我只是一心之理以該貫他自然觸處皆通而無一事一物之不知也。豈徒多學而識耶。今而後賜其知所本矣。

疏義朱子曰聖人生知不待多學。子貢以已觀夫子故以為亦多學也。夫子以一貫告之此雖聖人之事然因已以告子貢使知夫學者雖不可以不多學然亦有所謂一以貫之然後為至耳。蓋子貢之學固博矣然意其持於一事一物之中各有以知其理之當然而未能知夫萬理之為一而廓然無所不通也。若

是者雖有以知夫眾理之所在而泛然莫為之統其處事接物之間有以處其所嘗學者而於其所未嘗學者則不能有以通也聖人以此告之使之知所謂眾理者本一理也以是而貫通之則天下事物之多皆不外乎是而無不通矣

○天只是一氣流行萬物自生自長自形自色豈是逐一粧點得如此聖人只是一箇大本大原裏發出視自然明聽自然聰色自然溫貌自然恭在父子則為仁在君臣則為義從大本中流出便成許多道理只是這箇一便貫將去所主是忠發出去無非是恕○潛室陳氏曰既是一貫本不可分知行只緣子貢以知識入道故聖人從他明處點化他猶自領會不去以忠恕而明一貫驗得是行以知識而明一貫驗得是知一貫固不可分但向人語處入頭各有塗轍

○蔡虛齋曰聖人雖未嘗不博然非止務博也是知子貢博學者也夫子博而約者也不可以非也二字便說聖人全不用博聖人不專務博而未嘗不博但有約以御博耳○呂晚邨曰下學上達博文約禮夫子平生為誨次第如此子

貢平時多學而識非錯做工夫也到此須知一貫則從前學識方有箇一本會通處正約禮上達之序也註中積學功至與曾子章真積力久皆聖人鐵棒定法不可移易或謂學識非而一貫是或作一貫先而學識後皆陽儒陰釋之說

○道理自少生多工夫必由多返一○一以貫之之字正指所學所釋就這上見箇總統關通處不是於學識之上之先別有一件東西也○曰以貫之則正在學識中指示箇貫通要約耳非令其空諸所有也若不曾學識來一貫從何處說起故凡以讀書窮理為支離務外者正是他貫不通處其所以貫不通者其所謂一非也○一貫多識不是兩件對者又不是將這一貫去多識方未見得一貫時只有多識及既見得後只有一以貫之耳却不是多識外又增一件也

四 註謂說見第四篇則知一貫之說無兩解矣又謂彼以行言此以知言者

以曾子原從力行上得手而又以忠恕解一貫則是就行上言之耳子貢原從

知上得手而又因多學而識以語一貫則是就知上言之耳其實行斷不缺知亦斷不缺行朱子於第四篇註既謂曾子隨事精察而力行之補精察於力行之前此篇雖專論學識然聖門工夫知行並進子貢雖於力行之功有所未到而果於事事物物之中各知其理之當然則亦未有徒知而不實體之躬者使全不力行則其知皆寄於恍惚又烏在其能學能識而可以一貫語之哉稼書謂子貢知處能貫行處未能貫自此以後須兼力行用功乃能至曾子地位者似是而非子貢之不及曾子在曾子一聞便徹子貢猶待疑問上見非知已能貫而行不能貫也曾子行處能貫則知處能貫可知子貢行處未能貫是其知處亦有未能無毫髮之疑在勿太分也○學曾問晚村謂子貢平時多學而識夫子告他一貫正約禮上達之序豈前此全不用約禮之功乎曰博文便約禮豈有前半生只博文後半生乃約禮之理隨博隨約由少而多由粗而精只管博學詳說自然反到至約上去所謂步步下學步步上達將去不可截然分

為二也朱子講誠意章謂自欺只是半知半不知底人講中庸守之不固只是擇之不精都是此意人因此章以知言遂謂子貢全不加力行之功者誤矣○孔子教人必曰博文約禮四教之日文行為先若以用力始初便只求一則夫子教人何不先把一貫提明日此文禮中皆有一也皆要一以貫也胡為只待曾子真積力久子貢積學功至然後語之乎豈聖人故秘之而不以傳耶且如渠說則子貢錯走路頭矣凡錯走路頭者愈錯愈遠夫子當於錯走之初急急撥轉他不當於愈遠之後追擇他若以為平日亦曾示以此意則此處之呼喚沒味矣○吾心本有此統體之一便是天命之性多識後方會得統體之一便是復性便是合天○多學而識之之字與一以貫之之字皆指萬事萬物而言然未多識時無從得貫故貫雖非貫多識却即貫此多學而識之事物耳原無兩層○一貫之解有主理說有主心說然分之即非也聖人之心渾然天理惟不分而為一所以能貫萬事萬物之理而無不通也參乎章註原自明白

此勉子路進德之意以其踐履之未至故不能真知其味蓋子路勇於行則宜實有其德矣然只是粗一層義理故不能深知其意味之實夫子所以點醒之

子曰由知德者鮮矣鮮上聲

由呼子路之名而告之也德謂義理之得於已者非已有之不能知其意味之實也○自第一章至此疑皆一時之言此章蓋為愾見發也

序講夫子呼子路而告之曰由義理得於心謂之德人若實有是德則必能真知其意味之實內重而見外之輕得深而見誘之小一切窮通得喪自不足以動其心我求其人蓋亦鮮矣由其知勉進於德哉

疏義雙峰饒氏曰夫子不曰知道而曰知德何也德與道不同知在行先曰知道知在行後則曰知德知在行先則道未為我有猶未親切知在行後則此道實為我有而知之也深既知得這裏面滋味則外面世味自不足以奪之子路

未能實有是德於已所以纔絕糧便愾見○雲峰胡氏曰詳集註之意不徒重在知字而重在德字蓋義理之味無窮必實得於已而後真知其味之實不然臆度之知非真知也夫苟真知之區區窮達豈足為欣戚哉○蔡虛齋曰子路之勇於義是資質上來若知德則必自學力上來始見滋味子路於細膩克己工夫則未也○路豈有未行而知其曲折者其未行而知其曲折者只是得於傳聞識箇方向耳故學要真知○王觀濤曰此真知全是沉潛體認而人非執意見任意氣者所能得所以為鮮○徐岩泉曰夫子疏水曲肱顏子單瓢陋巷方是知德

附不此雖為愾見而發然非欲其知幾免患也纔絕糧便愾見總是不能實得

義理於已而知其意味之實故不覺觸着這窮裏面就動了夫子所以呼而告之欲其實得而深體則裏面滋味無窮安有愾見之事哉若徒就知幾免患上說道理既淺小又支離○凡一理之得於已謂之德萬理之得於已亦謂之德

但此德字却是眾理會歸之德乃成德之謂也。若一理之有得於已，恐子路亦自能之。然非眾理無不實得於已，而知其意味之實，則裏面尚未充足，猶不能不以外至者為欣戚也。○註云：非已有之不能知其意味之實，似既有德便不患不知。故諸儒皆重德字。說然細想子路生平勇於從義，而却不能造德之精微者，都是知上欠工夫也。夫子不曰有德者鮮，而曰知德者鮮，蓋亦以真知之難，而意味之實之不可以不尋求也。總之纔實有於已，便知其意味之實，纔能尋味其實，便已實有諸已。知字德字粘聯不開，都有妙義。且子路生平未嘗不有所得之義理，則未嘗不有所謂德。然他只得粗一層，却未得精一層，故所謂知者非則所謂德者亦非也。所謂德者非則所謂德中之知亦短促而無深長之味矣。後來仕輒而死，其難此知食祿盡節之為義，而不知食輒祿之為非義也。此德字工夫粗，故知之意味少也。要德字工夫細膩一步，亦須是知字工夫先細膩一步，敢為諸儒更進一解。

無為章句

此章贊虞帝無為之化。舜之無為在盛德感通上，又在紹堯得人上。本其德一因其遇也。夫何為哉，只就上句喚起下文。恭已句，惟敬德之容為可見，益以見其無為也。

子曰無為而治者其舜也與。夫何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

與平聲 夫音扶

無為而治者，聖人德盛而民化，不待其有所作為也。獨稱舜者，紹堯之後，而又得人以任眾職，故尤不見其有為之迹也。恭己者，聖人敬德之容，既無所為，則人之所見如此而已。

子曰自古帝王致治者多矣，然皆未免於有為也。若夫德盛而遇，又隆無

所作為而天下自歸於治平者，其舜也。與蓋德盛而民自化，既不待其有為，而且紹堯之後，凡經綸開創之事，堯固已先為之，下又得諸臣之輔，凡亮工熙載之事，諸臣皆已代為之，尤不見其有為之迹也。遙想其時舜果何所為哉，但見

其垂衣拱手而居南面穆穆然著敬德之容而已矣。此舜之無爲爲不可及也。
朱子曰：純敬不已無事乎？操修自外觀之見其恭已而已。爾若是者不言而信不怒而威，有不知其所以然者也。○卽書而考之，則舜之所以爲治之迹皆在攝政二十八載之間，及其踐天子位則書之所載不過命九官十二牧而已。其後無他事也。雖書之所記簡古稀闕，然亦足以見當時之無事也。而舜又恭已以臨之，是以其治益以長久而不替也。○雙峰饒氏曰：集註分兩節一節說聖人德盛而民化不待其有所作爲，此是衆聖人之所同一節說舜紹堯之後又得人以任衆職，故尤不見其有爲之迹。此是舜之所獨。○新安陳氏曰：人不見其有爲之迹，可得見者臨御敬德之容耳。胡氏謂敬德之容由外而知其內是也。○蔡虛齋曰：恭已以敬之見乎外者，言故曰敬德之容。敬德一字就在內面說箇無爲而治下文又言恭已正南面而已，蓋其爲治之迹不可見而惟敬德之容爲可見也。

附錄 註德盛而民化不待其有所作爲見舜之德之至紹堯之後而又得人以任衆職尤不見其有爲之迹見舜之遇之隆惟德盛民化不待有所作爲故恭已正南面惟紹堯之後又得人以任衆職故恭已正南面外不消添釋一事也。恭已正南面固只是敬德之容不可推作無爲之本然容不離德故胡氏謂敬德之容由外而知其內朱子謂無爲雖時事之適然而舜又恭已以臨之是以其治益長久而不替故知恭已止敬德之容雖不可推作無爲之本而其所以德盛而民化者原卽寓於其中則所以恭已之實亦何嘗非無爲之本乎。○學曾問何哉而已矣語氣似但言其無爲而未及其無爲之本曰聖人口中贊其無爲心中便已想見其無爲之妙只得一箇舜如何內外有兩箇又如何贊他遇之隆便忘了他德之盛如此則但當日正南面而已矣又何必下恭已二字乎此一段會心非明者未易語此。○旣云無爲而治矣又曰夫何爲是從無爲中想其爲不過可見者此敬德之容也外面得人任職旣不待有所作爲裏而

篤恭淵微又自不可測識一句內兩意都包

問行章全旨

此章見利行之道在誠忠信篤敬皆誠也。參前倚衡方是真能忠信篤敬非別一層也。首言行不行是論其理。次言夫然後行是指出下手工夫。夫見必如此然後可行也。末節亦見子張服教之誠意。

子張問行

猶問達之意也。

原子張問於夫子曰：人之處世必何如而後行無不利乎？

附參達是行無不得行亦是通行無碍以下行矣行乎哉然後行三行字證之

而知其猶問達之意也。

子曰：思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

之行去言
和上句反

子張意在得行於外。故夫子反於身而言之。猶答子祿問達之意也。篤厚也。蠻

南蠻貊北狄二千五百家為州。

原子曰所謂行者求諸已而已。言行為身世之樞機。使言焉忠誠而信實行

焉篤厚而敬謹則言行皆誠矣。將見惟誠可以動物。雖蠻貊之邦可以行而無碍矣。况近者乎。若言不忠信而務為虛誕行不篤敬而惟是炫飾則言行皆不誠矣。將見動詔尤悔。雖州里之近不能行矣。况遠者乎。行之利與不利。惟視心之誠與不誠而已。

原朱子曰篤者有重厚深沉之意。敬而不篤則恐有拘迫之患。雙峰饒氏

曰凡事詳審不輕發是篤底意思。戒謹恐懼惟恐失之是敬底意思。篤自篤敬

自敬。忠信多訓實忠是出於心者。信是見於事者。如口裏如此說。心下不如

此是不忠也。口裏如此說。驗之於事却不如此。是不信也。忠是前一截事。信是

後一截事。若前一截實。後一截虛。便不可。蔡虛齋曰行舉其遠。見其無處不

可行也不行與其近見其無處而可行也。○行篤敬者篤則不薄敬則不苟也。**附**篤敬皆貼行說則篤不離敬然既有敦篤之意而又有戒懼之誠二意正不可缺忠信皆貼言說則信不離忠然既貴不二於心而又貴不欺于事二意亦須兼盡也。○雖蠻貊之邦行矣雖州里行乎哉兩雖字原是推其極而該括之辭忠信篤敬便行不忠信篤敬便不行正見是鐵板不易道理。

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與則見其倚於衡也夫然後行夫音扶

其者指忠信篤敬而言參讀如毋往參焉之參言與我相參也衡軛也言其於忠信篤敬念念不忘隨其所在常若有見雖欲頃刻離之而不可得然後一言一行自然不離於忠信篤敬而蠻可行也。

序論然忠信篤敬非可以襲取而強為也必也念念在茲無少間斷如一立也則見忠信篤敬之理參與吾之前一在與也則見忠信篤敬之理倚於吾之衡夫然後所言皆忠信所行皆篤敬而州里蠻貊無不可行矣行豈易言哉

附

朱子曰尹氏比諸說最為平實然拳拳服膺之說以言其所以至於見其

參前倚衡者則直以是為參前倚衡之事則不可蓋拳拳服膺者不忘乎忠信篤敬也參前倚衡則服膺之熟而自不能忘乎是耳抑夫子此言正欲發明忠信篤敬必積累久遠而後有成功非可以一朝一夕僥倖倉卒而冀其效也其旨深矣。○參前倚衡只是見得理如此不成是有一塊物事光輝輝在那裏念念不忘自有以形於心目之間耳。○新安陳氏曰忠信篤敬乃言行當然之理工夫全在忠信篤敬念念不忘八字上惟念念不忘於心而後常如有見於目忠信篤敬吾心此理也州里之人與蠻貊之人亦皆此心此理也盡吾之心則通乎人心雖遠而可行不盡吾心則無以通乎人心雖近而不可行矣。

附

朱子或問明云拳拳服膺者不忘乎忠信篤敬也參前倚衡則服膺之熟

而自不能忘乎是耳可見立則見其參於前在與則見其倚於衡二句指用功純熟之後隨其所在而皆見此理非立時要見其參於前在與要見其倚於衡

如此用功也。或曰：朱子何故不用功說？曰：立便要見忠信篤敬，參於前在與便要見忠信篤敬，倚於衡這便如強把捉來相似。且忠信篤敬原不是一塊甚物事，如何要教他參前倚衡？惟其於忠信篤敬念念不忘，到得操存之久，則隨其所在，常若有見，雖欲頃刻離之而不可得矣。曰：若日常若者，念念不忘，自若見之也。常者不立不在與，此念亦未嘗忘，則亦未嘗無所見而特偶舉立與在與言之也。雖欲離之不可得，皆形容極熟之意。○夫然後行，不是如此而自能行，正見必如此而乃可以行，是難之之辭。是鞭緊子張工夫，必到純熟而後可。或曰：註中却下自然二字，何也？曰：朱子已將自然二字用在然後之下，正見自然不離於忠信篤敬，而蠻貊可行，稍不純熟，便有離忠信篤敬時，便有不能行時也。何嘗不是難之之辭？○獨言立與在與者，立可以該靜時，在與可以該動時也。註既云隨其所在，常若有見，則已無時不然矣。未行未言之時如此，既行既言之時亦如此。

子張書論紳

紳大帶之垂者，書之欲其不忘也。○程子曰：學要鞭辟近裏，著已而已。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言忠信，行篤敬，立則見其參於前，在與則見其倚於衡，即此是學質美者，明得盡，查滓便渾化，却與天地同體，其次惟莊敬以持養之，及其至則一也。

附註子張聞夫子之言，而知其切於身也，遂書之於紳，以識不忘焉。庶忠信篤敬之教，寓目而存，參前倚衡之見，因象而顯。張亦善體聖教也哉。

附義雙峰饒氏曰：書紳見他佩服之切，子張到晚年儘切實，如言執德不臥之類可見。

附義上節註先下念念不忘句，方說隨其所在，常若有見，以用功在不忘也。此節註曰：書之欲其不忘也，蓋惟恐或忘而欲其不忘，故書之於紳，以示提撕警覺之意。與參前倚衡，常若有見者，迥別時解，謂即參前倚衡之意者，大非。

此夫子表二衛大夫之賢。一不徇時而易其節。一能相時而行其志。聖人之稱。二子非是。品題其高下。只各開說。蓋衛之賢大夫。只此二子。故夫子贊之。然即聖言觀之。而二子之高下亦見。

子曰直哉史魚。邦有道如矢。邦無道如矢。

史官名魚。衛大夫名鮪。如矢言直也。史魚自以不能進賢退不肖。既死猶以口諫。故夫子稱其直。事見家語。

序講 子曰直哉剛德不阿其史魚之為人乎。當夫邦有道之時。盡言極諫。無所

隱諱。其直固如矢。不以君無大過而容悅苟安也。至邦無道之時。亦盡言極諫。不少屈抑。其直亦如矢。不以禍患為慮。而遂變節徇人也。直何如哉。

附添 此章兩箇邦有道。兩箇邦無道。都是懸擬之辭。二子俱仕靈公。蘧伯玉繼仕獻公。皆非有道之世。有道也如矢。無身也如矢。總見不以時勢難易而變其

節。合來只成一箇直也。集註引不能進賢退不肖為說。見既死猶必欲行其直。道非單貼邦無道半邊說也。論史魚之直。亦不專在諫上。凡事君皆是如此。

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

伯玉出處合於聖人之道。故曰君子。卷收也。懷藏也。如於孫林父甯殖放弑之謀。不對而出。亦其事也。○楊氏曰。史魚之直。未盡君子之道。若蘧伯玉。然後可免於亂世。若史魚之如矢。則雖欲卷而懷之。有不可得也。

厚講 若乃制行合宜。有君子之德哉。其蘧伯玉乎。當夫邦有道也。則居位行志。而見用於世。及乎邦無道也。則從容引去。可以卷而懷藏之。是出處之際。合乎因時之宜。非成德之君子。其孰能至此哉。之二子者。制行不同。要皆各成其是。直道其未泯歟。丘實有餘慕焉。彼君子兮。中心藏之。何日忘之矣。

疏義 朱子曰。學者亦當知伯玉所以如此。蓋其德性深厚。循理而行。自然中節。初非規規然務為緘默。而預為可以卷懷之計也。○試將兩人對換說看如何。

直固是好然一向直便是偏豈得如蘧伯玉之君子○新安陳氏曰史魚之直不以有道無道而變治世雖可行亂世欲卷而不可得矣伯玉有道則仕無道卷懷近於夫子之用則行舍則藏集註以為出處合於聖人之道蓋為此也○

卷懷皆指此道而言○胡氏曰直者德之一端君子者成德之名

附泰則仕不是空空底仕卷懷亦不是空空底懷都有箇道任之字斷非虛下虛齋之說非是○靈公原不算有道之世伯玉却已仕矣靈獻同一無道之世伯玉亦未嘗卷而懷也可見有道只是安常無變故時無道只是有大變故時耳可仕則仕可懷則懷只是出處之大端不失與聖人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兩則字似不同蓋出處雖合於聖人恐未必如聖人之從容自然不假安排也看卷懷上着一可字便有斟酌蒙引以可字對史魚之不能卷懷說亦非史魚之不能卷懷是言外意非聖人言中意也本章無品論二人高下之意亦無交互對勘之意直哉君子哉兩哉字皆極稱而無嘆之辭

可與章全音

此夫子示人以語默之宜失人失言全從不智來歸重知人之知上上四句見不智之失下二句見智之不失與言所包者廣多偏指一邊

子曰可與言而不與之言失人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言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

序講子曰君子之言也貴因人而施而不可之辨則非有知人之哲者不能

如人或虛已而能受或聞言而能悟是可與言者也而乃不與之言是以可與言之人而忽之以不足言之列非失人乎如人或拒諫而不納或蔽病而不通是不可與言者也而乃與之言是以有用之言而施之無用之地非失言乎夫不與之言不知其可與言也與之言不知其不可與言也是不智也惟智者識見精明權度素定知其可與言則與之言而不至失人知其不可與言則不與之言亦不至失言語默各中其節此其所以為智者也

亦有所未盡耳。○新安陳氏曰：惟知者為能知人，知其人之可與言，或不可與言，不知人則當語而默，當默而語，非失人則失言矣。○蔡虛齋曰：此其用功不在於語嘿上，而在於知人。欲知人則在居敬窮理。○仇滄柱曰：知者，知人之可與言，即言；知人之不可與言，即不言。語默之當，由於知人之明。歸重知人，乃章中正旨，但須知不失言內含得知人意，非不失言，即在失人處併作一項也。○上文失人失言病，只在不知，故下句特提出知者。此節對昏蔽者說，不對過察者說。

附參 此章之說，謝氏舉主施教言。朱子謂其太拘，而於事理有所未盡，則知此章泛說所該者廣，凡有所共謀共為者，皆是可與言而不與之言。當下便是失人，非謂再求一可與者而不可得也。不可與言而與之言，當下便是失言，非謂追悔之而不能也。可與言不可與言，是現成有箇人在，我不與之言，或與之言。

總是無知人之明，所以失語默之節。下歸重知者，正見有知人之明，故無失人失言之病。不失人，不失言，分承上文自應平說。人不解着眼知者，之所以不失上故，有合併之謬也。○看來與之言不與之言，只是計議商確之言。若自己實有所見而後告語於人，則見理明瞭，安得不知而有失人失言之咎乎？可與言而不與之言，只如君子可與共事而不與之謀，一般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只如小人不可與共事而與之謀，一般。若施教之君子而尚失人失言，則所施者何教乎？謝說斷不可從。

志士章全旨

此表成仁者不以生死易其心也。仁是吾心之正理，志士志此仁也。仁人不止於志矣。下二句一直貫下一反一正，求生如何便害仁，殺身如何便成仁，只是箇安與不安耳。無求生二句，須體貼志士仁人發出有志之士，其氣充成德之人，其養定不以死生亂心而棄此仁則一也。

子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

志士有志之士仁人則成德之人也。理當死而求生則於其心有不安矣。是害其心之德也。當死而死則心安而德全矣。○程子曰實理得之於心自別實理者實見得是實見得非也。古人有捐軀殞命者若不實見得惡能如此須是實見得生不重於義生不安於死也。故有殺身以成仁者只是成就一箇是而已。

序論

子曰人所欲者生也而所欲有甚於生者仁也。人當生死之際甘喪其仁而不顧者則以志不立而仁未全也。惟夫志士仁人其心存於仁而利害不能奪實見得當死而死於理為是於心始安決無苟且求生以害吾仁但有寧殺其身以成吾仁而已。彼偷生害仁者視志士仁人亦可知所愧矣。

疏義

朱子曰仁者只是吾心之正理。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須知道求生害仁時難以無道得生却是快破了我箇心中之全理。殺身成仁時吾身雖死却得此理完全也。○問死生是大關節要之工夫却不全在那一

節。上學者須是於日用之間不問事之大小皆欲即於義理之安。然後臨死生之際庶幾不差。若平常應事義理合如此處都放過到臨大節未有不可奪也。

曰然。○曾見人解殺身成仁言殺身者所以全性命之理。人當殺身時何暇更

思量我是全性命之理只為死便是生便不是不過就一箇是故伊川說生不安於死至於全其性命之理乃是旁人看他說底話非是其人殺身時有此意也。若如此則是經德不回所以干祿已。○胡氏曰當死而死於理為是於心始

安故謂之成仁。然必曰志士仁人者有志之士慷慨就死成德之人從容就死也。○雙峰饒氏曰仁人與仁為一仁為我有矣。志士與仁猶二但有志於為仁

仁人者自然無求生害仁有殺身成仁志士亦能勉而為之比于是仁人豫讓

張巡是志士。○汪氏曰程子是因夫子之言更推出實見二字謂必先能真實見得死便定是不死便定不是方肯甘心就死以成就這箇是。若不曾真實見

得定合如此則必不肯甘心就死矣。○新安陳氏曰仁義一理耳仁以內之存

心言義以身之大節言成仁包得取義取義即所以成仁孔子就本心安適處言故曰成仁孟子就切身斷制處言故曰取義其為成就一箇是則一而已

附 泰 生。死。者。人。之。大。節。於。此。關。頭。不。能。打。破。總。是。未。嘗。見。得。一。箇。是。也。曰。無。求。生。曰。有。殺。身。正。是。就。臨。事。說。時。解。謂。只。是。見。得。以。仁。為。主。不。限。定。不。生。而。死。便。非。本。章。正。解。○。志。士。仁。人。却。該。生。平。言。不。指。臨。時。言。註。云。有。志。之。士。非。徒。以。其。有。志。於。殺。身。成。仁。也。蓋。平。日。是。有。志。於。仁。之。士。亦。曾。着。實。用。工。夫。來。惟。凡。事。皆。必。當。乎。義。理。故。生。死。之。際。能。見。得。一。箇。是。也。○。程。子。謂。實。見。得。是。實。見。得。非。補。實。見。字。於。前。蓋。仁。人。體。行。純。熟。與。仁。為。一。固。自。然。無。不。真。知。志。士。若。不。是。實。見。得。如。何。肯。殺。身。以。成。仁。故。或。從。容。就。死。或。慷。慨。捐。軀。而。其。為。實。見。得。則。一。也。○。學。曾。問。分。明。說。殺。身。以。成。仁。朱。子。却。謂。何。暇。更。思。量。我。是。全。性。命。之。理。是。如。何。曰。總。不。必。着。力。以。字。當。下。只。是。一。箇。無。求。生。有。殺。身。到。得。無。求。生。自。不。害。仁。有。殺。身。自。是。成。仁。故。曰。只。是。成。就。一。箇。是。不。更。思。量。全。性。命。之。理。是。如。何。○。註。下

安字精細此時只爭一箇心安不心安仁只是心之德故心安便順此仁若志士仁人胸中此時橫着一箇要成仁種子便是要借此成名便是意計之私矣○臨大節不可奪只是綱常名教大端處不苟似易平常日用不問事之大小皆即義理之安却難此中有粗細之分故殺身成仁志士仁人皆可能之若不問事之大小皆即義理之安則仁人能之而志士未必能矣語類說再泰

為仁章金旨

此示子貢以為仁之先資賜問為仁是求其所以用力之方故夫子以為仁之資告之重賢仁二字工欲二句引起事賢友仁正為仁之利器所必先者不是教他舍己求人正是教他取人益己須會註中悅不若己者發○不重大夫士上重在事友與心上

子貢問為仁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事

之仁者

賢以事言仁以德言。夫子嘗謂子貢悅不若已者。故以是告之。欲其有所嚴懼。切磋以成其德也。○程子曰：子貢問為仁，非問仁也。故孔子告之以為仁之資而已。

厚 子貢有志於仁而素悅不若已者。一旦以為仁問。蓋欲求致力於仁之方也。子曰：仁之裕於已者。固需存養之功。而仁之資於人者。尤賴觀摩之助。為仁亦為其所必先者而已。此其事如工。然工欲善其所為之事。必先利其所用之器。蓋資其利也。在工固有必然者矣。而况於為仁乎。即以居是邦言之。邦之中有大夫焉。必先其大夫之賢者而事之。非侈結納以為榮也。吾服賢者之政。佩賢者之教。敬之畏之。而矜情不覺其自化。則為仁之新劑在是矣。邦之中有士焉。必先其士之仁者而友之。非廣聲氣以為名也。吾尊仁者所聞行仁者所知。愛之慕之。而非心不覺其頓格。則為仁之攻錯在是矣。事賢友仁。豈非為仁之

利器所必先者哉。若夫祛欲存誠而功深獨治。則又在乎為仁者之自致也。

疏 朱子曰：大夫必要事其賢者，士必友其仁者。便是要琢磨勉厲以至於仁。如欲克己而未能克己，欲復禮而未能復禮，須要更相勸勉，乃為有益。○問子貢問為仁何以答以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事之仁者，曰：也是箇入德之方。又問事與友孰重，曰：友為親切，賢只是統言，友徑指仁。上說○勉齋黃氏曰：大夫言賢已見於行事者，也。士言仁方見於修身者也。○慶源輔氏曰：事大夫之賢者，則有所觀法而起嚴懼之心。友其士之仁者，則有所切磋而生勉勵之意。則其所以為仁者力矣。○蔡虛齋曰：凡問仁者，要其成也。若問為仁，則是求其所以用力之方也。

附 不得利器則不能善事。此只是大概說耳。今於利器中間着一其字，則利字是活字，不是死字。曰：先利其器者，正見雖有利器不能不養而純也。事大夫之賢友士之仁，斷不可不事不友。是必字中意只居是邦而便事之友之是。先

字中意也。涵養漸漬正為仁要義。世人看書不仔細。乃反失之。○子貢結駟連騎。不無所事。但非大夫之賢耳。不無所友。但非士之仁耳。此兩之字。所以要着力也。然子貢所交遊之中。亦不乏大夫之賢者。但未必即知所以事之耳。亦不乏士之仁者。但未必即知所以友之耳。此兩其字。所以要着力也。○學曾問事友本兩平。朱子却謂賢只是統言。友徑指仁上說者何也。曰大夫之賢。見於政事。幾務者居多。士為仁修身。以純其德。正好做箇榜樣。若士之仁移來。便可成我之仁。故曰友為親切。即嚴憚只是有敬畏之心。切磋正是着工夫處。

為邦章全旨

此是示顏子以王道之大。以顏子根本天德。原無欠缺。故特舉其當法當戒者。以例其餘耳。非謂四代之可法者。僅此四事。而宜戒者。僅此兩端。行夏時。王道以正朔為先務也。釐工。熙績。統之平時矣。乘殷輅。器尚其質也。推之而服食器用可知矣。服周冕。祭尚其文也。推之而文物采章可知矣。樂則韶舞。移風易俗。

莫大乎樂也。法韶之樂。則必法韶之治可知矣。放鄭聲。遠佞人。推之而正聲色貨利可知矣。治天下之道。已備於此。

顏淵問為邦

顏子王佐之才。故問治天下之道。曰為邦者。謙辭。

顏淵志在用世。因問為邦之道。殆欲大用行之道。以究治術之全與。

朱子曰。顏子於道理上。不消說。只恐它這制度。尚有欠闕。故夫子只與說這箇他。這箇問得大。答得大。皆是大經大法。○如四代之禮樂。惟顏子有這本領。方做得。若無這本領。禮樂安所用哉。所謂行夏時。乘商輅。服周冕。舞韶舞。亦言其大略耳。○林次崖曰。此章當與顏淵喟然嘆及問仁二章合看。此是王道。彼是天德。有天德。然後有王道也。

大學明德新民。都是分內事。學者即所以學此也。豈顏子有王佐之才。獨不可問及為邦乎。但既有王佐之才。則已可以為邦。天德王道。豈是兩截工夫。

大學明德新民。都是分內事。學者即所以學此也。豈顏子有王佐之才。獨不可問及為邦乎。但既有王佐之才。則已可以為邦。天德王道。豈是兩截工夫。

今復問為邦只在事為制度上恐未盡善無弊故聖人舉四代禮樂以告之○
克已復禮章是天德此章是王道固矣但謂都是說到盡頭不是說主要入手
則非蓋非禮勿視聽言動分明是下手條目若此章則因其道理都理會得但
就其欠缺處告之耳

子曰行夏之時

夏時謂以斗柄初昏建寅之月為歲首也天開於子地闢於丑人生於寅故斗
柄建此三辰之月皆可以為歲首而三代迭用之夏以寅為人正商以丑為地
正周以子為天正也然時以作事則歲月自當以人為紀故孔子嘗曰吾得夏
時焉而說者以為謂夏小正之屬蓋取其時之正與其令之善而於此又以告
顏子也

序 子曰為邦之道不外法古以酌其中而已以承天休吾於夏得時焉建子
建丑時不正令不善於造化之經不合惟夏正建寅協風乃至而生物之功著

春氣始應而改歲之義明况時以作事自當以人為紀行之者以凝庶績以亮
天工文命之遐敷可即敬授之一端推之矣

疏義

朱子曰陽氣雖始於黃鐘而其月為建子然猶潛於地中而未有所見其

生物之功也歷丑轉寅而三陽始備於是叶風乃至盛德在木而春氣應焉古
之聖人以為為生物之始改歲之端蓋以人之所共見者言之未有知其所由

始也至於商周始以征伐定有天下於是更其正朔定為一代之制以新天下
之耳目而有三統之說然以言乎天則生物之功未著以言乎地則改歲之義

不明而凡四時五行之序皆不得其中正此孔子所以考論三王之制而必行
夏之時也○行夏之時行夏小正之事○雙峰饒氏曰行字兼令說了古人每

月有政令觀夏小正可見行夏之時不特改正朔乃是兼每月政令行了所以
集註說時之正與其令之善以堯曆日中星鳥以殷仲春推之亦是夏時想夏

之前皆用建寅之月至湯始改以新天下之觀聽○史氏伯璿曰既有所謂夏

之時則必有所謂商之時周之時矣。顏子問為邦。夫子欲其行夏之時。則是當時所行未必是夏時也。未是夏時。非周之時。而何夏之時。以建寅之月為春。則周之時必以建子之月為春矣。若周之時春亦建寅。無以異於夏時者。則又何以必曰行夏之時為哉。○蔡虛齋曰。斗柄於夜初昏隨十二月分。各指十二辰位。建者立也。柄之所監也。今之所謂月建。是從此上來。以初昏為的。斗柄一日一夜周十二辰位。但以初昏為的。○人生於寅。物與人同生。若生人未生物。人亦無所養而隨死矣。此獨言人者。時以作事於人為切。况人亦物類之首者。言人與物在其中矣。

附參或問以言乎天。則生物之功未著。以言乎地。則收歲之義不明。此便見時以作事而生物之功未著。收歲之義不明。則非令之善可知矣。凡四時五行之序。又皆不得其正。則時之不正。又可知矣。有是月。便有是月之令。有是四時。便有是四時之令。王者號令。總以乘時為大。時之正。斷指建寅為春。令之善。斷指

乘時作事。雙峰之說確有可據。○冬至一陽生。故建子之月。亦可以為春。然事萬物伏藏。生物之功未著也。至建丑之月。雖二陽漸長。而時值大寒之候。人而未可以有為。將謂陽氣已生。為春。則當收歲於子矣。將謂萬物發生。為春。則又當收歲於寅矣。此商之建丑地正。所以為收歲之義不明也。惟夏以寅為人正。三陽開泰。協風乃至。萬物皆有向榮之意。以此為春。則其德為元。其令有木一時正。而四時之序皆正矣。非時之正。而何。且沍寒之時。萬物退藏。而以為一歲之首。將令之乘時作事。則既非人事之宜。將令其收斂伏處。則又非王者更新之義。惟寅為人物既生之始。可以乘時而有功。以此為歲首。而令民作事。則皆有煥然更新。勃然震興之象。非令之善。而何。○原天地生人之初。既在於寅。則前此萬物未生。天地尚靜而不動。無許多事。只到寅。人物乃萌動。此寅為生物之首。故當為歲首。而可作事之一證也。以一晝夜之小言之。到寅時。方向於明。纔可作事。子丑雞鳴。尚無可為此。寅為一日之首。故當為歲首。而可作事之。又

一證也

乘殷之輅輅音路亦作路

商輅木輅也輅者大車之名古者以木為車而已至商而有輅之名蓋始異其制也周人飾以金玉則過後而易敗不若商輅之樸素渾堅而等威已辨為質而得其中也

疏義以順地利吾於殷得輅焉飾金飾玉既過多又易敗於任載之義無當惟殷輅以木其體樸素而省無益之費其用渾堅而有可久之功况等威已辨則質而得其中乘之者以封殊制以祀異章濬哲之發祥可於同軌之一意悟之矣

疏義朱子曰夫輅者身之所乘足之所履其為用也賤矣運行震動在重致遠其為物也亦勞矣且一器而工聚焉則其為費也廣矣賤用而貴飾之則不稱物勞而華飾之則易壞費廣而又增費之則傷財周輅之所以為過侈與○雲

峰胡氏曰商尚質亦有過於質者商之輅則得乎質之中者也

附參古者以木為車而已則亦未嘗不樸素渾堅但等威則未辨也周人飾以金玉則等威雖辨而又不能樸素渾堅矣故惟殷輅為質而得其中蓋文質得中不限定文質相半今當質而質又不至失等威之辨豈非天然恰好之中乎下文而得中亦然

服周之冕

周冕有五祭服之冠也冠上有覆前後有旒黃帝以來蓋已有之而制度儀等至周始備然其為物小而加於眾體之上故雖華而不為靡雖費而不及奢夫子取之蓋亦以為文而得其中也

疏義以煥人文吾於周得冕焉用收用卑制未備等不明於元首之尊為吝惟周冕有五其為物小雖費而不及奢其為體尊雖華而不為麗况夏殷有監尤文而得其中服之者以臨宗廟以對帝天永清之大烈可於承祭之一物通之

矣

疏義 朱子曰。加之首。則體嚴。而用約。詳其制。則等辨。而分明。此周冕所以雖文而不為過也。夏商之制。雖不可考。然意其必有未備者矣。○雲峰胡氏曰。周尚文。則有過於文者。周之冕。則得乎文之中者也。

附錄 周冕之文。所以為得中者。以其物小而加眾體之上也。惟加眾體之上。故雖華而不為靡。惟其為物小。故雖費而不及奢。此三句註。只言周冕所以當文之意。或問詳其制。則等辨而分明。却補註一層。所未備。惟體嚴用約。而又等辨分明。所以為文而得中。此意不可忽過。

樂則韶舞

取其盡善盡美

疏義 至於治定功成。而樂作。則盡善盡美。莫過於韶矣。故於樂則必用韶。不但取其音。兼取其舞焉。而揖讓之休。性之之德。無為之治。皆於樂可想見之矣。

疏義

朱子曰。只是他那克己復禮。匏箎篪便只是這事。窮時是恁地。著衣喫飯。他日用間。是理會甚事。想每日講論甚熟。三代制度。却是不甚。曾說處。却是生處。如堯舜禹。却只是就事上理會。及到舉大事。却提起那本領處說。○又問。聖人就四代中。各舉一事。亦只是立一箇明。教人以意推之。都要如此。否曰。固是。凡事皆要放此。○新安陳氏曰。韶舞以樂聲兼樂容而言也。○呂晚村曰。夫子志從周。而此兼四代。蓋周文監古。此并監周聖人為萬世立法。心公理宏。未嘗於從周之志有背也。

附錄

註謂取其盡善盡美。須知盡善盡美。原不是容易襲取得底。有生安之德。成紹堯致治之功。而又當揖讓之時。方有此盡善盡美。盡善之樂。韶之音容。都不是空設底。皆所以象其德。歌其功。而從其時也。今不曰奏韶之樂。而獨曰樂則韶舞。與三句稍別者。以韶之樂。非徒如夏之時。殷之輅。周之冕。可隨人行之。乘之服之。徒講究其制度而已也。是必有舜之功德。而當揖讓之時。乃可以有韶舞。

之樂故聖人與顏子言及此不覺有慕於虞廷之盛若曰吾於樂則取韶舞矣蓋護武以下聖人皆不欲爲之而功德乘時以爲禮樂之本者亦於斯而可思見其神化之妙矣○朱子曰堯舜禹是就事上理會及到舉大事却提起那本領處說觀此則知顏子是就本領上理會到了故一問爲邦便就那四代制度與他說○周繼二代之後郁郁乎文周之時爲之也夫子生周之時從周之制亦純乎天理而非私也此四代之禮樂却是舉萬世之不可易者以立極雖時有變遷而四者總不可得而損益也要之亦只是本領足方做得此事耳不然則朱子所云漢高雖行夏時乘殷輅只成漢高矣時解因此章與從周有背乃謂臣子尊王必尊王者之所監然則韶樂豈亦周之所監乎

放鄭聲遠佞人鄭聲淫佞人殆遠去聲
放謂禁絕之鄭聲鄭國之音佞人卑諂辯給之人殆危也○程子曰關雎多矣惟顏淵告之以此蓋三代之制皆因時損益及其久也不能無弊周衰聖人不

作故孔子斟酌先王之禮立萬世常行之道發此以爲之兆爾由是求之則餘皆可考也張子曰禮樂治之法也放鄭聲遠佞人法外意也一日不謹則法壞矣虞夏君臣更相戒飭意蓋如此又曰法立而能守則德可久業可大鄭聲佞人能使人喪其所守故放遠之尹氏曰此所謂百王不易之大法孔子之作春秋蓋此意也孔顏雖不得行之於時然其爲治之法可得而見矣

齊謹然有百王之大法尤有萬世之大戒必也於鄭聲則放而絕之弗使接於耳於佞人則遠而斥之勿使近於前所以然者鄭聲能亂雅樂而淫蕩人之心志佞人能變亂是非而危殆人之邦家也有所戒以保其法爲邦之道盡矣

疏義朱子曰程子謂發此以爲之兆兆猶言準則也非謂爲邦之道盡於此四者略說四件事做一箇準則餘事皆可依倣此而推行之耳○雲峰胡氏曰集註前訓佞字但謂其辯給此則先之以卑諂蓋辯給在口卑諂在心此斯謂巧言令色孔在者也○張氏好古曰小人之禍國家柔惡尤可畏於剛惡剛惡桀

黠強暴中才之主猶畏而遠之爲害尤淺惟柔佞者諂諛側媚使人喜愛親昵聰明之君猶爲所惑有覆亡而終不悟者夫子舉佞人亦以小人之尤者言也是知有百王之大法有萬世之大戒四代禮樂爲百王立此法也戒以鄭聲佞人爲萬世保此法也○慶源輔氏曰治道成於樂鄭聲樂之淫者能搖蕩人之性情以壞其成故放絕之治道係於人才佞人才之賊也利口辯給能變亂是非以移奪人之心志而喪其所守故屏絕之○雙峰饒氏曰法外意者意在法之表意所以立此法所以用此法亦所以守此法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有關雉麟趾之意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卽此意也

附錄放鄭聲不是連上樂則韶舞說下論佞人卑詔辨給不但移易人主之志而又變亂是非之情用人則不難以賢而爲否行政則不難以利而爲害所關邦家爲甚大聖人所謂惡利口之覆邦家是也若鄭聲特音樂之一事耳何獨舉來與佞人對說蓋聲音之道與性情通鄭聲曲折裊娜較雅樂更似好聽聖

人惡鄭聲恐其亂雅樂以其似雅樂而尤足以動人所謂聽之令人靡靡忘倦者其移人蓋在性情之間故聖人重舉以爲戒也○鄭國風俗固淫聖人此語却非戒好色之淫風也其樂之聲音足以淫蕩人故曰放鄭聲豈聖人爲治尚用鄭國淫詩八樂乎朱子謂鄭詩四十一淫詩不啻七之五者蓋卽詩爲樂章而槩論之也非本文正意○不是旣法四代之禮樂了然後放之遠之以防流弊只合下鄭聲便有當放之理佞人便有當遠之理合下鄭聲便會淫佞人便會始非後來流弊也張子謂禮樂治之法也放鄭聲遠佞人法外意也一日不謹則法壞不是靠放之遠之以保此法正要在所以放遠之源頭處斬斷根株乃是法外之意

人無言金言

此夫子示人思患預防以爲弭憂之道慮任事未至之前憂在事已至之後未然處便是遠決然處便是近無遠慮就是有近憂處必字須重看○有遠慮者

由於見幾之明見幾之明由於窮理致知

子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

蘇氏曰人之所履者容足之外皆為無用之地而不可廢也故慮不在千里之外則患在几席之下矣

序講子曰天下之事變無常而人心之思慮貴審若只狃於目前而不為久遠

之慮則計事必不審防患必不密患害之至只旦夕間耳又豈待之遲久哉此慮事之所以貴遠也夫

疏義朱子曰諸說皆以事之遠近而言楊氏以地之遠近而言合而觀之則盡

矣○覺軒蔡氏曰按蘇氏之說遠近以地言若遠近以時言恐亦可通如國家立一法度若不為長遠之慮則目前即有近憂矣○厚齋馮氏曰慮在事未來之先憂在事既至之後慮不遠則備不豫而憂近矣慮遠而備豫則有以弭憂矣○仇滄柱曰畏蕙而不及遠慮者此柔退之失鹵莽而不暇遠慮者此剛過

之失○所謂遠慮不是私意計較以圖必得正是慮善而動盡其道之當然而自無後來之患也○大學之慮而能得尚書之慮善以動孟子之慮患也深皆指理所當慮者言與此章慮字參看時解每云聖人循理而動無慮自可以無憂豈知聖人循理處正從思慮得之觀武王之不泄不忘周公之繼日待且便可見矣又云庸人徇欲而行多憂由於多慮此亦不是蓋眾人徇欲其病正坐在不慮耳若云小人任術而行多憂由於多慮說或可通然小人行險以取禍敗却是邪慮不是正慮亦自不同○聖人教人慮患於未然全在反身克己上若徒咄咄書空則憂仍不免矣

附參近憂即從無遠慮生來不是遠慮之外又有一近憂也聖人總是教人預

備之意備不預則憂時至故不覺其忽近耳○註引蘇氏之說以地之遠近言特偶引以見意耳其實事之遠近有以時而異者有以地而殊者故皆貼事而兼時地乃備○或問以事之遠近與地之遠近對言事字中包有時字在○履

霜之初便知堅冰之至。聖人防微杜漸。正是規畫處。置必到至善而後已。非慮所不當慮也。

已矣乎全言

世之誠於好德者鮮。夫子所以歎也。上論吾未見猶冀見之。此加已矣乎三字。則絕望之詞也。而警人之意愈切矣。

子曰已矣乎。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好去聲

已矣乎歎其終不得而見之也。

序講 夫子每以好德望人。至此復歎曰。今人於已之德。或始作而終輟。於人之德。或外慕而內疎。吾嘗謂好德如好色者之難其人也。乃愾想久之。而至於今。

竟不一見已矣。吾絕望乎。吾終未見好德之誠。有如好色者也。豈懿德之秉絕於人心。而攸好之良。非其本性哉。不可解已。

疏義 新安陳氏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已見子罕篇。此加上三字。而警人

之意愈切。

附考 觀史記則子罕篇為衛靈公而發。此上有已矣乎三字。乃平日之言。又深

嘆人之不肯好德也。好德如好色。只言其誠於好。非易色之解。

藏文仲全言

此以竊位誅文仲蔽賢之心。首句虛。下正見其竊位。知字重竊字。正從知字上

子曰藏文仲其竊位者與。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與立也。者與之與平聲

竊位言不稱其位。而有愧於心。如盜得而陰據之也。柳下惠魯大夫。展獲字禽。

食邑柳下。諡曰惠。與立謂與之並立於朝。范氏曰。藏文仲為政於魯。若不知賢。

是不明也。知而不舉。是蔽賢也。不明之罪小。蔽賢之罪大。故孔子以為不仁。又

以為竊位。

疏義 子曰。人臣居乎其位。當求無愧於心。若不稱其位而私據之。是竊位也。子

觀臧文仲其竊位者與何也彼明知柳下惠之賢却不薦之與已同立於公朝夫不知其賢猶可諉也知其賢而故蔽之是其心蓋欲陰據職位以爲己之私有而不復爲國家待賢之器矣非竊位而何

疏義

雙峰饒氏曰竊人物者恐人見得便證出他來臧文仲自居上位亦自有

所長若與柳下惠並立便被他形出己之短所以蔽而不進之○新安陳氏曰不明者知識之暗不智也蔽賢則心術之私不仁也豈非偷竊職位以爲己之私有而不復以職位爲國家待賢之公器與文仲魯賢大夫夫子不雷同而賢之大公至正之心也○慶源輔氏曰爵位天之所以待人才有才德者之所宜居也豈一已可得而私有哉如盜得而陰據之則蔽賢抑能悖天行私而不自知其非矣○呂晚村曰惠之賢衆人未易知也惟仲知惠亦惟夫子知仲之知惠仲正要以不知自諉耳不知被他瞞過多少人到此沒處躲閃

附錄

須知聖人不責魯君不責季氏而獨責文仲者以魯君季氏皆不知惠之

賢而文仲獨知之也不知而不舉正所謂不明之罪小知而不舉正所謂蔽賢之罪大以爲因文仲之賢而責備之便是聖人苛論矣竊位竊字正從知字生來○卽與惠並立於朝亦仲自有仲之位惠自有惠之位惠又非排擠仲而使之不立者如何謂其盜得而陰據蓋位者朝廷待賢之公器今不以爲公器而以爲私物便是盜得賢出已上則位亦當高於已上今惟恐形己之短而見己位之不稱便是陰據○盜得便是惠得心腸陰據便是惠失心腸故曰竊位只就此一事上判其情形非概論其生平不可大刻曰聖人之言如水之載物夫小異浮豈有他事事俱稱其位只此一事有愧便斷以竊位之理須知公私不兩立理欲不並存他心體果光明連此蔽賢一事都無了今旣忍心蔽賢則心中私欲不淨可知他別事安能打得過而無愧於心乎聖人旣以爲竊位又以爲不仁不仁二字該得大了

此章論修己待人之道。而因得遠怨之方也。厚字內有刻責意。所謂檢身。若不
及也。薄責非不責也。但所謂以人治人。改而止耳。當從上二句推出遠怨之理。
不可從遠怨意逆看。上二句。

子曰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則遠怨矣。遠去聲

責已厚故身益修。責人薄故人易從。所以人不得而怨之。

厚 子曰凡入之情。未有不恕以律已。而刻以繩人者。此怨所由生也。誠於躬

之所當自盡者。毫不敢自恕。以極其厚。則身益修矣。而其責於人。槩從薄焉。則

人又易從矣。由是人入不怨我之刻。不期怨之遠。而自遠矣。

厚 朱子曰此章之云責者。乃求責之責。非苦責之責。其意則猶所謂責已重

以周待人。輕以約耳。非為橫逆而發也。若以橫逆言之。則直無責人之理。不應

猶以薄責為言矣。所謂躬自厚而薄責於人者。乃理之當然。而遠怨者。乃其效

耳。非以自愛而以薄責於人。以求遠怨也。○新安陳氏曰此即成湯撿身若不

及與人不求備之意。修己待人當然之理也。非為求遠怨而後為之。遠怨乃自

然之效耳。○呂晚邨曰躬自厚而薄責於人。纔是至公。蓋在我者此心。所以不

得不厚。期於人者。只此事。所以不得不薄。若云以聖賢自待。而以不肖待人。則

是不責。非薄責。終是物我看作兩件。宜偏陂之論也。

厚 厚薄若是兩樣心腸。聖人之言亦私而狹矣。人實是着力不得。已實是着

力得。故已之所以責。而又責者。盡其自修之實也。人之所以不過責者。徐以俟

其自化也。故註曰身益修。人易從。若說透聖人至公無我之心。正與忠恕之道

相合。○重躬自厚。將薄責。即看躬自厚內。謂責已不暇。無暇責人。既不得薄

責之實理。而於下則字亦不相接也。○人只見薄責於人。自可遠怨。而於躬自

厚句。似不相關。不知惟已所當盡者。責了。又責。必求得之。而後已。則既有以動

人之觀感。而慕悅。而於人所當盡者。從容以俟。其自化。而無刻責。遂成之心。則

又有以深人之聽從。而樂就。雖非遠怨。而自有遠怨之理耳。○惟世多薄於責

已厚於責人。則人見其本之。不端而施之。不怨自必怨之。以此知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必反覆交互對勘。於則遠怨。乃極分明。○本句躬自厚。未下責字。即聯貫在薄責於人內。

不自言全旨

此亦人當詳於處事也。如之何。如之何。連看勿分。方見熟思審處意。日字是心口商量語。末之何。猶云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後。太學傳曰。雖有善者亦無如之何。亦是此意。

子曰。不知如之何者。吾末如之何也已矣。

知之何如之何者。熟思而審處之辭也。不如是而妄行。雖聖人亦無如之何矣。
附錄 子曰。凡人為一事。必思之熟。而其義始精。必處之審。而其理始當。苟不度量於心口之間。而曰此事也。將如之何。以處之。將如之何。以處之。若而人者。率意妄行其事。必敗。吾雖欲救之。而亦不能。終末如之何也已矣。人之於事。可苟焉而已哉。

焉而已哉。

附錄 朱子曰。只是要再三反復思量。若率意妄行。雖聖人亦無可奈何。○雖

饒氏曰。上言如之何。是思而處之。下言如之何。是思之熟而處之。審也。

附錄 饒氏發明註意。分晰兩箇如之何。極細。蓋有始一番思量。不是須待再一

番思量。乃是者。亦有始一番思量。已是更待再一番思量。而乃真見其是者。須連讀合看。乃佳。末如之何。只言不熟思審處。而妄行。則其事必敗。聖人亦沒奈何。何時解。增出人言。可入為謀。必滅來。反多一層。不知此熟思審處。只在謀事者。心裏說。非向人謀也。

羣居章全旨

此言燕朋之害羣居。而且終日正好相與講學為仁。乃言行都不在天理上。則無益有損。將不知其所終矣。難矣哉。危其詞以警之也。

子曰。羣居終日言不及義。好行小慧。難矣哉。

好去

小慧私智也。言不及義，則放肆邪侈之心滋。好行小慧，則行險僥倖之機熟。難矣哉者，言其無以入德而將有患害也。

虞翻子曰：君子所貴乎類聚者，謂其為講學輔仁之資也。若羣聚而居，至於終日之久，澆然雜處，此之所唱彼之所和，所言者全不及義理之正，而又同邪相濟，好行小慧之私，則放肆邪侈之心滋，行險僥倖之機熟，非惟無以入德而將有患害矣，難乎其為人哉。

疏義朱子曰：下三句雖從第一句帶下來，必羣居終日而如此，尤見得下二句為亂道，言不及義，無學識之村人多如此。既言不及義，而惟止好行小慧，則其為邪惡傾險之小輩，審矣。欲免於罪過，難矣哉。○慧固明智之稱，小慧則不本於義理而發於計較利欲之私耳。○南軒張氏曰：義者天理之公，小慧則繆巧之私而已。小慧之好，義之賊也。○雙峰饒氏曰：此雖兩事，其實相因。○胡氏曰：集註所謂滋，則其心日甚，一日熟，則其機日深，一日所以至此者，以其羣居而

終日如此也。

附錄不及義雖是言，然所以羣居終日而無不及於義者，是心已離了正路了。非僅言為之也。故曰：放肆邪侈之心滋，行小慧雖是行，然行小慧而且好者，亦險側之心為之，而非行之所自為也。故曰：行險僥倖之機熟，滋字熟字俱帶羣字。終字說來，○放肆邪侈之心滋，是本體壞了，行險僥倖之機熟，是連作用都壞了，皆無以入德，皆將有患害。胡氏分承大謬，無以入德，是就當下說有患害，是推及後來說，故有患害下一將字。○世亦有羣居終日，言不及義，而却不好行小慧者，故朱子謂言不及義為無學識之村人，又好行小慧，則為邪惡傾險之小人，分兩種說，非偏重行小慧一邊也。究竟羣居終日而又言不及義，斷無一無所行之理，以放肆邪侈之心而行，豈有不行險僥倖者乎？故知兩句只是一套事。

此明君子制事之道首尾兩君子相應義以為質是靠他做質幹先以此為本禮行遂出信成又要斟酌到盡善處總是一時俱有非逐漸增加也

子曰君子義以為質禮以行之孫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孫去聲

義者制事之本故以為質幹而行之必有節文出之必以退遜成之必在誠實乃君子之道也○程子曰義以為質如質幹然禮行此孫出此信成此此四句只是一事以義為本又曰敬以直內則義以方外義以為質則禮以行之孫以出之信以成之

子曰人之制事難於盡善惟君子能以道之全者應之而無不宜君子知事有定理必以義為之質幹是非可否一視乎理之當然而制事之本立矣然事合乎義矣非徑情以行之也必也有節有文而質始立於不偏禮以行之而周旋曲折燦然有品節之文焉又非矜心以出之也必也不亢不驕而質已化於無競遂以出之而謙卑退讓藹然有和順之美焉又非作偽以成之也必也

無詐無虞而質能貞固可久故自始至終信以成之使一言一動莫非實心實理之流行焉君子之精於制事也如此以此制一己之事則其道足以淑躬是篤行之君子也以此制天下之事則其道足以經世是成務之君子也君子哉人慎無輕言應事也

疏義 未子曰義以為質是制事先決其當否了其間節文次第須要皆具此是

禮以行之然徒知盡其節文而不能孫以出之則亦不可且如人知尊卑之分須當讓也然讓之之時辭氣或不能婉順便是不能遜以出之信以成之者是終始誠實成此一事却非是孫以出之後方信以成之也○義只是合宜義有剛決意思然不可直撞去禮有節文度數故用禮以行之孫以出之是用和為貴義不和用禮以行之已自和然禮又嚴故孫以出之使從容不迫信是樸實頭做無信則義禮孫皆是偽耳○行是安排恁地行出是從此發出禮而不遜則不免矯世以威嚴加人○陳氏曰事到面前便斷可否此在先是義以為質

可否既定。或從或違。所以區處。須中節文。無過不及。是禮以行之。於是區處。或出辭氣。須遜順。而無峻厲。方不向人。是遜以出之。其總歸。須誠實。則此事之成。無欠缺。可悔處。是信以成之。四者皆一套事。只於日用間驗之。自見。○雙峰饒氏曰。當然處是義。質是箇坯。朴子。君子以義作箇坯。朴却以禮來文。這義擺佈。教他恁地有條理。然義有圭角。又須遜順以出之。使之無圭角。然既如此。又恐失了義之本真。故又須信以成之。不易其當然之則。○雲峰胡氏曰。義不可以直遂。行之出之。在禮遜。義不可以偽為。成之。在信實。然非禮遜之後。又加以信也。曰。義曰。禮孫始終一實而已矣。○潛室陳氏曰。敬以直內。則義乃方外。是敬為體。而義為用。若以義為質。則禮行此義者也。孫出此義者也。信成此義者也。是義為體。而三者為用矣。○蔡虛齋曰。禮行遜出。信成是一時事。非是禮行了。方遜出。禮行遜出了。方用信成。信以成之。亦信總歸於誠耳。○呂晚村曰。蒙引謂義是指初頭未行。行之出之。成之。皆指其事。吾則以為四句總成一事。義為

質。則貫徹始終。下三句所以全此質者也。若離義而言。則已打成兩截。行出成。不關義可乎。若三之字專指事。則四件並列。無分且云。遜以出事。更說不去矣。固不若都指第一句為得也。○在物為理。處物為義。此節以處事言。合下便有箇義字。義者宜也。只是該如此。不該如此耳。○精義之學。在事前為質。却只在事上見。○信成言徹始徹終。必以信成字粘定。信上說。即中庸所謂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易所謂貞固足以幹事也。

附

內註義者制事之本。先提起義字以為質幹。下而行之出之成之。分明緊

跟義說下矣。外註引程子義以為質。禮行此孫出此信成此之說。則之字指義。又何疑乎。虛齋以下三之字指事。既與義平列。無分次。崖以行之指義。出之指禮。尤差謬矣。須知處物為義。在心為理。纔說義便是貼定事上說。非事自事。而義自義也。曰以為質。便見義是事事骨幹。已不是兩箇物件。若下三之字指事。則聖人何不用一樣文法。曰義以質之禮以行之。云云乎。惟合義此事方可做。

不合義。此事便不可做。君子合下不論事之成敗得失。一惟義是視。但有了義。雖是合宜。然義上少節文次第。也不得有。了節文少。退遜底意思。也不得有。了節文退遜少誠實之心。也不得此三句一連說下。只是反覆看見如此。又要如此。乃為盡善。非一層二層向上加添也。若說義以質此事。禮以行此事。遜以出此事。信以成此事。不但義與禮。孫信平列無輕重。亦將義禮孫信看成四箇物件矣。不但義禮遜信看成四箇物件。而為質一時行之。又一時出之。又一時成之。又一時矣。一箇虛字看差。實理都混亂了。非小病也。○只一箇義以為質耳。禮行遜出。是上下周遭都盡善。禮行孫出。而又信成。是始終表裏都盡善。○朱子謂非孫以出之後方信以成之。其實亦非禮以行之後方孫以出之。其不云云者。以禮孫是一套事。自非兩件。信似在禮孫之外。而不知信正貫徹始終。非孫以出之後方信以成之也。語類一段當如此看。

病無能焉

此君子為己之學。一病字中有許多進修砥礪實事。非空空以為病也。張南軒曰。病無能者。病夫履行之無其實也。

子曰君子病無能焉。不病人之不已也。

子曰。君子學以為己。故道不明。德不立。是己之無能也。君子深以為病焉。若己有能而人不知。其實在我。何病之有。君子為己之心如此。

疏。蔡虛齋曰。君子病無能焉。此是求其在我者而已。非是以為我有能而人自知也。如此則亦是正義謀利了。病亦患意。○林次嗑曰。無能者不能知不能行也。

附。此章首有君子二字。與他章不患莫己知。求為可知。不患莫己知。患其不能。皆不同。蓋彼勉學者以反己之學。而此則推言君子之心有不同也。君子不但真無能而後病。即己能而病之之心。未嘗少安。至人不已。知自不是己身上事。何病之有。○病無能則必刻刻求能矣。要亦不外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

之事

疾沒章全旨

此夫子勉人進修之實。有其實。方有其名。舉沒世。正見當及時進修。

子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

范氏曰。君子學以為己。不求人知。然沒世而名不稱焉。則無為善之實可知矣。

而名不見稱於人。則無實可知。故君子深以為疾。而及時進德焉。修己者當知

所勉矣。

所勉矣。

論方定。非有可稱之實者。必不見稱於人。沒後有名可稱。則真有善可知。大學

沒世不忘。亦此意。○齊氏曰。求有為善之名。固君子之所羞。終無為善之實。亦

君子之所惡。故長而無述。孔子責之。四十五十而無聞。孔子嘆之。沒世而無稱。

孔子疾之。然則學者亦可以勉矣。

亦誤甚矣。○饒氏蓋棺事定。沒後却粧點不得之說。透徹之極。或反謂該生前

亦不可無名。說是狗私於譽。亦可以有稱矣。○陽明將稱字作去聲讀。或從其

說。或不從而不能言其病。愚謂若作去聲。則本文當云。疾沒世而實不稱名焉。今

云名不稱。則更似名不及其實矣。一謬也。且即作疾沒世而實不稱名。解亦是

先有名而後恐實不稱名。乃求實以繼之理。亦倒亂矣。二謬也。

此辨君子小人用心之不同。所以覺人之反求。而傲人之馳騫也。

子曰君子求諸己。小人求諸人。

謝氏曰。君子無不反求諸己。小人反是。此君子小人所以分也。○楊氏曰。君子

雖不病人之不已。知然亦疾沒世而名不稱也。雖疾沒世而名不稱。然所以求

求諸己。全旨。

求諸己。全旨。

求諸己。全旨。

求諸己。全旨。

者亦反諸已而已。小人求諸人，故違道干譽，無所不至。三者又不相蒙而義實相足，亦記言者之意。

原註子曰人之用心不同，觀其所求而君子小人見矣。君子心乎為己，無適而不求諸己，道有未能以之自責，行有不得以之自反，何嘗有尤人之念乎？小人

心乎為人，無適而不求諸人名，之不成歸咎於人，行之不達責望於人，何嘗有反己之心乎？求諸己則德日進，求諸人則欲日肆，君子小人之分如此。

疏義蔡虛齋曰：求諸己，求諸人，言一切事皆然也。故本註有箇無不字，而南軒亦有無適字。○呂晚村曰：只是用心處向裏向外之別，纔求己便是君子，用心

纔求人便是小人，用心不待求己求人成就時，纔分兩種也。

附錄本文求諸己，求諸人，着兩諸字，則知所指該廣，無適而不然也。此與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章相似，皆此心向裏向外之別，但彼單指為學言，此則事君事親待人接物，君子只要實盡諸己，小人只求掩蓋得人便休，且彼處

兩為字，單指立心，此兩求字，便有工夫在。

矜而直

兩為字單指立心，此兩求字便有工夫在。

此言君子待己處眾之道。上句持己而不失人也，下句處人而不失己也。○此章只辨矜羣二字，非以矜爭羣黨四字互勘也。不爭不黨，正君子善用矜羣處

子曰君子矜而不爭羣而不黨

莊以持己曰矜，然無乖戾之心，故不爭。和以處眾曰羣，然無阿比之意，故不黨。

原註子曰：君子之持己也，挺然獨立，無事不在禮法之中，可謂矜矣。然其矜也，乃以理自持，而非以氣凌人，何嘗矯世戾俗，以至於爭乎？君子之處眾也，藹然

可親，無人不在包容之內，可謂羣矣。然其羣也，乃以道相與，而非以情相徇，何嘗同流合污，以至於黨乎？

疏義朱子曰：矜是自把捉底意思，故書曰不矜細行，終累大德。○南軒張氏曰：矜莊自持，易至絕物，而失於爭羣，居相與，易至徇物，而失於黨。君子非與人異

也處已嚴而不失於和故矜而不爭非不與人同也待物平而不失於公故羣而不黨○慶源輔氏曰莊以持已理也然用意或過則便至乖戾之心生而與人爭和以處眾理也然用意或過則便至阿比之意起而與人黨矣理存亡只在一息之間夫子言君子如此所以使學者於持已處眾之際戒謹恐懼務盡其理而防私意之或萌也○蔡虛齋曰矜而不爭嚴而有和者存羣而不黨和而又有嚴者存無忿戾之意故不爭無阿比之意故不黨故字也要分明此與泰而不驕和而不同相類蓋矜疑於爭羣疑於黨皆相似而實不同也○呂晚村曰矜羣爭黨毫芒之差只爭此秦越之異亦在此蓋以事迹言之則矜羣略過便是爭黨若以心術言之則方其矜羣渾是一團天理纔過爭黨一分便是私心也而字一折此間須壁立千仞始得○不爭黨只完得矜羣○仇洽柱曰矜近於爭羣近於黨時解每用互說不知矜是守正爭是逞氣羣是公心黨是私意其實總不相同其源頭亦只在認得君子最真則剛直之操和平之養迥

然不同矣○輔註欲于矜羣內看出爭黨愚獨於矜羣內看出不爭不黨

附註於莊以持已之下緊轉然無乖戾之心於和以處眾之下緊轉然無阿

比之意然後接云故不爭故不黨兩故字分明從矜羣裏面推出蓋莊以持已和以處眾乃至公至正之心而乖戾之心阿比之意全是一團私欲與君子之天理天懸地隔故本文下兩不字見君子斷然無之也其所以必舉爭對矜卑黨對羣說者以世上人多以乖戾而自託於矜以阿比而自託於羣故聖人分辨其公私非以君子矜類於爭羣類於黨亦非以君子矜易至於爭羣易至於黨而連及之也愚謂正與周而不比和而不同處兩而不字相似但此不曾與小人對勘耳此而不字亦有分意有合意矜矣而斷然不爭羣矣而斷然不黨判如黑白方是註中兩然字意所謂分看也矜則自不爭羣則自不黨猶自不同臭方是註中兩故字意所謂合看也但輔氏註莊以持已理也然用意或過則便至乖戾之心生而與人爭和以處眾也然用意或過則便至阿比之

意起而與人黨。理字意字分別極細。此就天理幾微處分別存亡。不在君子身上說。却在學者身上說。觀收數語可見。故愚深取仇說而不廢輔註當細玩之。
○時解又云。以持已者處衆。則不羣而爭矣。以處衆者持已。則不矜而黨矣。不知矜屬持已。羣屬處衆。是鐵板不易字眼。卽一對換而變。矜羣爲爭黨。則君子心中全然公私無別矣。有是理乎。愚謂君子處衆時。亦未嘗不持已。持已時亦未嘗不處衆。不必分爲兩時。兩境卽同在一時。就君子身上看。便是矜。就君子與人看。便是羣耳。只就君子矜上看。都是不爭。就君子羣上看。都是不黨耳。

不以言會

此言君子用人聽言之道。舉人不以言。則所舉必當廢。人不廢言。則嘉言能採。上句重在用人。下句重在聽言。兩不以字。正君子至公至明之妙用。

子曰君子不以言舉人。不以人廢言。

子曰。君子者。操用人取言之權者也。當其用人。則以核實爲主。不以其言

之善而遽用其人。以人之行多不及言故也。當其聽言。則以廣取爲主。亦不以其人之惡而廢其言之善。以言之善。自不可沒故也。其心至公而無蔽如此。

疏義南軒張氏曰。以言舉人。則行不踐者進矣。此固不可也。然而雖使小人言之而善。亦不害其爲善言也。以人廢之。則善言棄矣。故君子雖不以言舉人。而亦不以人廢言。公心無蔽也。○呂晚村曰。兩句自是平說。有兩項事理。有各種人物。側併做一個人。一串事便非。○言字是好言。人字是不好人。言好底。不是不舉。只不以言舉耳。人不好底。斷然要廢。然不并廢其言也。○不以不是條例。君子自如耳。

附錄此章註無明訓。時解因有用串說者。謂偏信其言而輕用其人。及其悞事之後。必至並其言而棄之。故不以言舉人。自不至以人廢言。愚謂君子不以言舉人所關甚大。所慮甚長。全爲子孫黎民之計。豈但恐因人廢言。乃不以言舉耶。卽以人廢言。君子斷然不之者。亦正有利賴生民之事。豈有實義在。豈不以

言舉遂不至以人廢言而已耶。聖人平平下語，道理備足，故用人用言，斷當劈分為是。○兩不以不須交互，又有謂君子之心如太虛，何以之有，則又太過。蓋以字亦有好說者，但此處以言舉以人廢，却坐不好一邊耳。夫言揚行舉，君子豈一無所以者乎？正不可混入模稜上去。

子貢問

此見行已之要在於平情之公。一言之問，子貢大有反約之機。故夫子以恕之一言醒之，欲其從心上體動也。已所不欲，二句只了得一恕字，只了得終身行之一言。○一言之問，急求所行之要，作大概商量者，非其恕一答當下直指語，作沉吟思索者，非。

子貢問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已所不欲，勿施於人。

推已及物，其施不窮，故可以終身行之。○尹氏曰：學貴於知要。子貢之問，可謂知要矣。孔子告以求仁之方也。推而極之，雖聖人之無我，不出乎此。終身行之。

不亦宜乎

子貢問曰：學莫貴於知要。今有一言之約而可以終身體而行之者乎？子曰：終身可行而欲求之一言，必也其恕乎？所謂恕者如何？蓋終身之相與酬酢者，人也。而人已之同然者，心也。恕則以已度人，凡已心所不欲，即知人不異已。勿以此施之於人，所謂恕也。本之一心而推之於人，隨時隨處無不可施。雖終身行之，有不盡者矣。賜於此一言，勉之可也。

疏

朱子曰：恕可以終身行之，是行之無窮盡。問孔子言恕必兼忠如何，此只言恕，曰不得忠時不成。言恕忠已在裏面了。○陳氏曰：已所不欲，勿施於人，只

就一邊論，其實不止。勿施所不欲者，凡已所欲者，須要施於人，方可。如已欲孝，欲弟，人亦欲孝，欲弟，必推已所欲孝，欲弟者，以及人，使人亦得以遂其欲。孝欲弟之心，便是恕。只是推已之心流行到那物而已。○雙峰饒氏曰：此問在未聞一貫之先，子貢多學欲知博中之行，遂發此問。一言是一字，所以只以一恕字。

答之。○慶源輔氏曰：推已及物，即已所不欲，勿施於人之恕也。非有資於人，在我施之而已。烏有窮盡，故可以終身行之。此蓋指其用而言之。○呂晚村曰：行字緊貼一言說，謂行此言耳。子貢問一言非問行也。或將行字離却一言，竟就作子張問行之行大謬。○恕字中實字無窮擴充不盡，直至堯舜猶病止，是恕字極頭田地。

附參 本文只說恕之一字，可終身行，未說到恕之熟處，就是仁。恕之盡處，就是聖。然後可終身行也。正為聖是極盡地位，說不得終身行仁，雖可終身行而心體未到，天理周流無間時，豈遂無要之可守而不行乎？故惟恕之一字，眼前便可下工夫，眼前便可施之，不窮，故聖人舉來與子貢說。此尹氏以求仁之方，推之於聖人之無我，論道理未嘗不是，而必置之圈外也。○恕固是求仁之方，此處却又不如此說。聖人只教他持此一言做去，到熟時自是仁，更不消與他說。○不欲勿施二句，亦不是申解恕字，正見其可以終身行也。

毀譽

此夫子以直道維世之意。當時以愛憎為毀譽，而是非之直道不明，故發此上節言其無毀譽。下節是推原所以無毀譽之故。無毀譽便是直道而行，無兩層。子曰：吾之於人也，誰毀誰譽，如有所譽者，其有所試矣。譽，平聲。

毀者稱人之惡而損其真譽者，揚人之善而過其實。夫子無是也。然或有所譽者，則必嘗有以試之，而知其將然矣。聖人善善之速，而無所苟，如此若其惡惡則已緩矣。是以雖有以前知其惡而終無所毀也。

序論 子曰：天下本有是非之公，而人或徇於好惡之私。於是毀譽行焉。毀譽非直道也。而吾之於人，豈其然？吾之於人，也有惡未嘗不稱之以示戒，然與眾共斥之而已。未嘗稱之而損其真也。吾誰毀？有善未嘗不揚之以示勸，然與眾共褒之而已。未嘗揚之而過其實也。吾誰譽？即或有所譽者，必其驗諸天，參察其志向有所試焉。而知將來之能然，則有譽而非譽矣。其過實而毀者，必無也。

○**論語**朱子曰。譽者善未顯而亟稱之也。毀者惡未著而遽詆之也。試云者亦驗其將然而未見其已然之辭也。蓋聖人之心光明正大。稱物平施。無毫髮之差。故於人之善惡。稱之未嘗少有過其實者。然以欲人之善也。故但有試而知其賢。則善雖未顯。已進而譽之矣。不欲人之惡也。故惡之未著者。雖有以決知其不善。而卒未嘗遽詆之也。○毀者。那人本未有十分惡。自家將做十分說。他便。是毀。若是。只據他之惡而稱之。則不可謂之毀。譬如一物本完全。自家打破了。便是毀。若是那物元來破了。則不可謂之毀。譽亦是稱獎得來過當。其有所試矣。那人雖未有十分善。自家却遂知得他將來如此。毀人則不可如此也。○須知道是非與毀譽不同。蓋當其實曰是非。過其實曰毀譽。當時公道行。是言是非。言非而無有過其實者。然亦忠厚發借。而譽者容或有之。然亦已試其實矣。其過實而毀者必無也。○蔡虛齋曰。或有所譽者。則必有以試之。而知其將然矣。是則曰今日言之。雖未免於譽。以將來言之。則亦不為譽矣。此二句見得畢。

竟。是無譽而不及毀者。蓋聖人善善長。惡惡短。有先褒之善。無豫詆之惡。

附○**系**無毀無譽。便是就聖人身上說。誰毀誰譽。便是就人身上說。誰可用吾之

毀。誰可用吾之譽。便含下斯民之心。自有直道在意。○此章只首二句。已盡一章之意。兩句須一連讀。如有二句。不過就誰毀誰譽中。抽出言之。見其善善之速。而亦無所苟。若毀則斷然無之也。非另一意。下節又就吾所以無毀譽之故。而推明之。亦非以三代之於民。與吾之於人。平對也。細玩自知。○惟聖人善善之速。故有譽。惟善善雖速。而無所苟。故必有所試。可見無所試。斷不妄譽也。若毀則雖前知其惡。亦有所試矣。而終無所毀也。

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

斯民者。今此之人也。三代夏商周也。直道無私曲也。言吾之所以無所毀譽者。蓋以此民。即三代之時。所以善其善。惡其惡。而無所私曲之民。故我今亦不得而枉其是非之實也。○尹氏曰。孔子之於人也。豈有意於毀譽之哉。其所以譽

之者蓋試而知其美故也斯民也三代所以直道而行豈得容私於其間哉
厚誦吾之所以無毀譽者何哉誠以斯民也即三代之時所以直道而行之
 民也蓋民心本直是非之實本不可枉以故三代之於民善其善因民心之公
 好以行之惡其惡因民心之公惡以行之刑賞舉錯皆無所私曲以枉其是非
 之公我今安得不以三代之待民者待之而妄生毀譽也哉

疏義朱子曰先言斯而後言三代則是正指今日之民而上推三代以實之之
 辭也且以斯民對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則所謂斯民者乃三代之時所嘗行
 其直道之民又何疑哉○此緊要在所以字上民是指今日之民即三代之民
 三代蓋是以直道行之於民今亦當以直道行之於民直是無枉不特不枉毀
 雖稱譽亦不枉也○新安陳氏曰此句繳上一截誰毀誰譽之意○雙峰饒氏
 曰下面民字即上面人字但人對已而言民對君而言緣有三代字在上故言
 今此之民與三代之民一般但三代化行俗美好惡得其真後世教化不明風

俗不美直變為枉所以有稱人惡而損其真揚人善而過其實者吾之於人則
 不然蓋視今此之人為三代直道之民而不視之為後世枉道之民也

附錄

朱子云要緊在所以字上三代蓋是以直道行之於民今亦當以直道行

之於民其說自細今必謂三代之民皆是直道而行本無毀譽不但抹去所以
 二字亦恐三代雖盛世未必人人皆直道而行也且人人直道而行又何有惡
 之可惡乎惟存疑以註中善其善惡其惡兩其字指民則善其善惡其惡之人
 必不单指民矣其辨甚透但以三代二字專屬三代之君說愚意向不盡然若
 止三代之君直道而行之於民而自君以下者盡無直道既不可通而孔子直
 以禹湯文武之待斯民者自任亦無此理觀註不下箇三代之君却下箇三代
 之時便有斟酌蓋三代之時上有以直道致治之君下有以直道輔治之臣而
 且俗尚醇龐人敦禮義一切士君子自是公是公非無毀無譽底與春秋時枉
 其是非而多毀譽者不同故夫子若曰斯民也今皆不善其善惡其惡枉其是

非毀譽之矣。抑知斯民也。卽三代之時。所以善其善。惡其惡。而無所私曲之民也。我今亦安得而枉其是非之實乎。如此既不說做三代之時。人人直道。亦不說做三代之時。只有君行直道。而聖人之行直道。只是以三代時醇厚之俗。自處。不是以禹湯文武之君自處也。敢附正之。○斯民卽三代之時。所以直道而行之民。則人心自有直道。亦在其中矣。○惟人心自有直道。所以必當直道而行。而不可枉其是非之實。惟斯民無異於三代之時。所以直道而行之民。故聖人今亦不得而枉其是非之實。一句中本有三層意思。○毀譽與是非不同。並與好惡亦不同。善善惡惡之當理者。曰是非。若好惡則有徇一己之私。而不當理者矣。然非有心爲之也。若毀譽則稱人之惡。而故損其真。揚人之善。而故過其實。皆出於有心矣。故註正下一枉字。以對直字說。

吾猶及也

此傷人心之益偷也。全在吾猶及三字。看出史闕文馬借人。此皆人心近古處。

今卽此二事而並無之。可悼甚矣。今亡與吾猶及緊相呼應。

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有馬者借人乘之。今亡矣夫。夫音扶

楊氏曰。史闕文馬借人。此二事孔子猶及見之。今亡已夫。悼時之益偷也。愚謂此必有爲而言。蓋雖細故而時變之大者。可知矣。○胡氏曰。此章義疑不可強解。

解

序講子曰。觀人心可以知世道。我生之初。去古已遠。大道爲公。之世。未之及也。

然猶幸有存焉者。卽如一史記言記動。毋論褒譏之允當。其闕文也。疑以傳疑。忠信未盡泯也。卽如一馬有驪有黃。不皆脫贈之。如遺。乃借人乘之物。與人共氣。誼未盡衰也。斯二者有古初之意焉。吾猶及之。而今則不然。非無史也。執已見以自是。史闕文者亡矣。非無有馬者。挾已有以自私。借人乘者亡矣。卽數十年間。而昔之僅存者。今已不可復見。可慨矣夫。

疏義齊氏曰。三代無乘馬者。所謂乘如詩言乘乘鵠乘乘黃。蓋四馬駕車而乘。

之也。借人乘之。蓋有子路車馬與朋友共之意。○雲峰胡氏曰。史闕文猶不挾已所見。以自是。馬借人猶不挾已所有。以自私。○蔡虛齋曰。須看本文。猶字本註。益字可見風俗何時已偷。如今益以偷矣。傷時之甚也。

附參 此章之旨。惟楊氏悼時之益。偷能見大意耳。夫聖人不慨及他事。而獨舉二事。以為言。則其出於有為可知矣。史不闕文。亦非細故。而註以為細故者。但以禮樂政治之不復者觀之。則此猶為細故耳。以自是自私之心。處天下之事。其弊有不可勝言者矣。故又曰。時變之大可知。

巧言章全旨

此為聽言謀事者發。兩亂字俱從自心而生。聽巧言而喪其所守者。心中不明。理不知言也。故理明則無亂德。不堅忍者。氣盈也。故養氣則無亂謀。

子曰。巧言亂德。小不忍。則亂大謀。

巧言變亂是非。聽之使人喪其所守。小不忍如婦人之仁。匹夫之勇皆是。

序論 子曰。理出於正而守之於已者。德也。是非本有定理。彼巧言之人。以是為非。以非為是。聽之而心志為之蠱惑。能使人失其所守之正理。豈不亂德乎。有所為而圖之於已者。謀也。謀大事者能忍。乃克有濟。若自己小有不忍。或以優柔養奸。或以輕躁速禍。則所圖之事必無濟矣。豈不亂大謀乎。此可見巧言當遠而小不忍所當制也。

疏義 朱子曰。忍字有兩說。只是一意。有忍乃有濟。王介甫解作強忍之忍。前輩

解作慈忍之忍。某謂忍是含忍。不發之意。如婦人之仁。是不能忍其愛。匹夫之勇。是不能忍其忿。二者只是一意。皆能亂大謀。如項羽是也。○慶源輔氏曰。婦人之仁。失於不斷。匹夫之勇。失於輕決。二者之失不同。而皆足以亂大謀。蓋大謀雖貴。斷而輕決。則又失之。○蔡虛齋曰。婦人之仁。匹夫之勇。不過是說個小不忍。樣子非是小不忍。句裡有一個婦人及匹夫在。○林次崖曰。此德是執德。

不弘之德故註以所守解之人有所得守之於已德也巧言以是為非以非為是使人聽之惑於是非而無定守故曰亂德然亦德之淺方能亂得若深安能亂○巧言亂德亂人德也小不忍亂大謀亂已謀也

附 巧言雖指他人之巧言與下不忍指已之不忍者不同然不重在人之巧言而重在已之聽巧言上與下仍是一例不忍未便是不好處不足以亂大謀只病在小字上以此小牽制而遂流為姑息則雖大有所害而不顧矣以一朝之忿而遂縱其暴怒則雖遠大之謀而皆敗矣故婦人之仁匹夫之勇雖若不同而其不能含忍則一也○兩亂字亦當一樣看非上亂屬人下亂屬已蓋巧言雖能變亂是非而我不聽之則亦不見其亂德也須是我內自亂了方喪所守大全存疑俱只說得外半邊○有丈夫而行婦人之仁者有君子而恃匹夫之勇者註下婦人匹夫字甚活且如字皆是字亦不但仁勇偶舉以見例耳

眾惡言全書

此見好惡不可徇眾也二之字指人言

子曰眾惡之必察焉眾好之必察焉好惡並去聲

楊氏曰惟仁者能好惡人眾好惡之而不察則或蔽於私矣

子曰觀人者借鑒固在群情之公而核實尤有獨精之辨有人於此眾皆惡之所惡宜公矣然寧無特立獨行而不合流俗者乎必加察焉真見其可惡而後惡之可也有人於此眾皆好之所好宜公矣然寧無同流合污而取悅流俗者乎必加察焉真見其可好而後好之可也察乎眾而不徇乎眾庶好惡得其正而可以無失人矣

論 張敬夫曰天下之善惡有如白黑之易明者眾之好惡固所同也至於事

若善而其情則有害事若不善而其情或可取此眾人之所惑而君子之所察也如孟子於仲子匡章是已故眾人之好惡君子必察焉取於眾而察於獨理斯無蔽矣○胡氏曰察者詳審之謂非謂眾人之好惡皆非也特恐其或蔽於

私故加詳審爾。○雙峰饒氏曰：衆好惡固當察然，我心無私意，方能察之。若有私意，則衆好惡之得其當者，我反以爲非矣。所以惟仁者能好惡人也。

附 衆字內固包有善不善在，兩必字固須着眼。從兩衆字生來，然一見衆好衆惡，便從衆字生疑心，亦非也。聖人只是不苟同，亦不苟異。若於察字前下衆論多，公意亦不得。蓋以衆論爲公者多，而私者少，則已偏着一邊，去不見察字之公。若謂衆便可疑，衆惡中必有善，衆好中必有惡，故用察則又一定坐壞衆字。須要四平八穩，方體貼出箇仁者之心來。○聖人下兩箇必察，只是恐蔽於私意，其實察之而好惡已當，則從衆非嫌，察之而好惡不當，則違衆非矯。須要看得平，不要看得刻。

人能直公言

此見體道之責存乎人，而人不可諉之道也。重上句下一句，反足上句意。然下句斷絕人委託之念，亦正傳上句之全神，不可略過。

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

弘廓而大之也。人外無道，道外無人。然人心有覺，而道體無爲，故人能大其道，道不能大其人也。○張子曰：心能盡性，人能弘道也。性不知檢其心，非道弘人也。

序講

子曰：道者生人之理，人者載道之器。道與人本不相離者也。然人心有覺，而道體無爲，惟人加致知力行之功，使此道體立於吾身，用昭於天下，由修齊治平而極之，參贊位育，則有以滿道之分量矣。能弘道者非人，而誰倘人不用力而欲聽道之自然，體力用行，以致人於高明廣大之域，決無此理也。道豈能弘人乎？是故體道之責存乎人，而不可徒諉之道也。

疏義

朱子曰：人者天地之心，沒這人時，天地便沒人管。○四如黃氏曰：弘有二義。人之得是道於心也，方其寂然而無一理之不備，亦無一物之不該，這是容受之弘；及感而通無一事非是理之用，亦無一物而非是理之推，這是廓大之

弘其容受也。人心攬之若不盈掬而萬物皆備於我。此弘之體。四端雖微。火然泉達。充之足以保四海。此弘之用。性分之所固有者。一一盡收入來。職分之所當為者。一一便推出去。方是弘。○蔡虛齋曰：弘道非道本小而我大之也。只是滿其分量處。便是。蓋道體寓於事物之間。何能為哉。得人把這道理發揮出來。則道體方為之光輝宣著。盛大流行。豈不是人能弘道。其非道弘人一句。只是搭上意也。○林次崖曰：人外無道人。即道之所寓也。道外無人。即人之所以為人之理也。○註：人心有覺解能字。道體無為解非字。○呂晚邨曰：人與道本不可離。得則俱得失。則俱失。但欲舉而弘之。其責卻在人耳。弘字中地步亦不同。由賢至聖。由聖至化。神人做得一步。道弘了一步。非人道又何從見此境界乎。○若論道之本來原無待於人之弘。纔說弘便是發明恢廓之義。已見非人不可。然但云人能弘道。則人猶或希冀道之亦有功于人。惟復加非道弘人一句。令人當下便有警懼覺悟。正是聖人重加一鞭策也。

道字 朱子既以不可須臾離與五達道言之。而又曰：人者天地之心。沒這人時。天地便没人管。分明人倫物理之道。即天地陰陽自然之道。非有二矣。盡性立命。便通天地化育。而建立事功。都是裁成輔相。乃饒雙峰謂際天蟠地之道。何待人弘。豈知道雖際天蟠地。然無了人。則此蟠際者。都不可見。而功用亦不成矣。故註曰：人外無道。○萬物皆備於我。故凡天地間道理。皆吾性分所固有。須一一盡收入來。無一毫欠缺。方是弘其本體。惟其皆吾性分所固有。則世間功業。皆吾職分所當為。故又須一一推出去。無一處不滿。方是弘其功用。黃氏說最當深味。其將弘字。增出容受之弘。一意似乎添設。其實既廓而大之。則內面無所不容受。而外面無所不充滿矣。乃蒙引謂才說廓而大之。便是用。豈知天下無無體之用。亦無無用之體。纔說體用。便在。纔說用體。便在。弘只是說做工夫。體上有工夫。用上亦有工夫。○人心有覺而道體無為。然天下無必亡之人心。則亦無必亡之道體。所以古今來有大聖賢出。則充滿其道之分量。無

聖賢出但狹小在這裏只不引再無必亡之道也。聖人下一弘字甚有意。○兩句各有義意而下句却只是上句至弘道之後人亦與道俱弘是非道弘人乃人自弘人此層已是推說若本文只偏授人當自擴其道體而不可推諉於道耳。

過而真全言

此正深責不能改過者之詞。註能改復於無過一層特補說不重。本文正面只重不改是過。深責人之改之也。註復下將不及改句何等緊切。

子曰過而不改是謂過矣

過而能改則復於無過。唯不改則其過遂成而將不及改矣。

反子曰有過須急改。若過而不改則無心之差。反成有心之失。這便真叫做過矣。可不儆乎。

師義朱子曰本文正深責不能改過者之辭。今諸說乃為能改則復於無過之

說是雖若可以互相發明。然一勸一懲意之向背則不同矣。○呂晚村曰是教人改過語。不是寬容有過語。過而不改是真過。責望之詞也。必過而不改乃謂之過。則回護之詞矣。望人改過使至無過。此為聖人之心。若回護有過使其得此說皆長傲遂非。乃鄉愿權術作用。足以害世。不可謂之忠厚也。

附細玩註唯不改則其過遂成一句。可見過之成不成。只在改不改。此方向於過而可以挽回之時。正是剝復大關頭。看是謂二字危悚之極。○人有前半生過後半生改之者。然謂後半生能遷善則可謂後半生可掩蓋前半生之過。亦不得此不可謂能改。便不算過也。惟偶然一事差失。纔覺便改。乃可謂復於無過。只不改則其過已成。即別一事善。此一事已是謂之過矣。更不及改矣。

吾嘗道全言

此為徒思而不學者發。是教人在學內用思。不可離學空思。若單重學字。又反教人廢思矣。

子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句不如學也此為思而不學者言之蓋勞心以必求不如遜志而自得也李氏曰夫子非思而不學者特垂語以教人爾

子曰吾以天下之理不思則不得固嘗終日不暇食終夜不暇寢以思索夫理可謂思之至矣宜乎其有益矣然懸空思索不免危殆而無可憑據究之無益於已不如好古敏求即事求理以盡致知力行之功為有實得也學其可以已哉徒思者可以返矣

疏義問聖人真箇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否朱子曰聖人也曾恁地來聖人說發憤忘食却是真箇○某注云蓋勞心以必求不如遜志而自得思是硬要自去做底學是依這本子去做便要小着心隨順箇事理去做而今人都是硬去做要必得所以更做不成須是軟著心貼就他去做孟子所謂以意逆志極好逆是推迎它底意思又曰遜志是卑遜其志放退一着寬廣以求之不得恁

地追窄便要一思而必得○南軒張氏曰此章非以思為無益也以思而不學則無益耳○蔡虛齋曰勞心以必求者強探而力索硬要得也故勞而無功遜志而自得者深造之以道而自然得也得之於優游涵泳之中其理實而味永也○不如學也學者低心遜志勉勉循循之謂也是優游工夫故曰惟學遜志務時敏厥修乃來○呂無黨曰夫子之思思事理也但思事理不知學問便不下手做去故謂之無益今人看夫子之思乃與異學參悟一般如此則荒唐幻妄之為併且有害豈但無益又將與學首馳豈可祇云不如而已哉況如此說則竟似夫子起初錯走路頭後來歸正乃作此一番懺悔語耳吾願天下莫謗先師也

附本思也是在事理上思學也是在事理上學但思是懸空揣測那事理便道是了遂硬着去做畢竟做得來不貼妥故曰無益學是虛心效法依這現成本子順着事物做去自能妥妥貼貼地註下遜志二字學中便有思在朱子謂孟

子以意逆志極好。又曰放退一着寬廣以求之。不得恁地迫窄。便要一思必得。曰以意逆。曰寬廣。以求都明。有一思字在。但勞心以必求。必字中便是任己意。而不學。遜志而自得。自字中便見貼成法。以用思也。不然聖人因思廢學。又教人因學廢思。有是理乎。○學者效也。以不知不能而效乎。已知已能者也。豈有我方要效法。他先自驕亢起來。故學須是遜志。纔遜志則勉勉循循。已是不廢思矣。○吾嘗二字直貫到以思方住。故註以一句字截之。然無益二字若不頓斷。則猶不見思之徒勞。學之有益而死心塌地。以從事於學。故註亦以一句字截之。能於頓截處領神。則一章之大意已解。○曰不如學。可見聖人是只曾學過。來語非徒思過來語也。

謀道章全言

此章見君子純心之學。君子之學只是謀道。更不謀祿。而祿却在其中。然祿在其中者。理固如此。而君子之心。則是憂道而學。非是為憂貧而欲為學。以得祿也。

也須如此作三折看。方不淺看了君子。子曰君子謀道不謀食。耕也。餒在其中矣。學也。祿在其中矣。君子憂道不憂貧。反罪

耕所以謀食。而未必得食。學所以謀道。而祿在其中。然其學也。憂不得乎道而已。非為憂貧之故。而欲為是以得祿也。○尹氏曰。君子治其本而不恤其末。豈以在外者為憂樂哉。

序論子曰君子之為學也。終日圖維。謀得乎當。知當行之道而已。初不謀得乎祿食也。蓋食之得不得。不係乎謀。不謀如人之耕也。本所以謀食。而豐凶難必。餒或在耕之中矣。人之學也。本所以謀道。而學至君求祿。即在學之中矣。學有得祿之理。雖是如此。然君子之學。其心惟憂不得乎道而已。初非為不得祿而貧之故。而為學以得祿也。惟其憂道不憂貧。此所以謀道不謀食也。君子純心之學如此。

疏朱子曰上面說君子謀道不謀食蓋以耕也餒在其中矣學也祿在其中矣又恐人錯認此意却將學去求祿故下面又繳一句謂君子所以爲學者所憂在道耳非憂貧而學也○學固不爲謀祿然未必不得祿如耕固不求餒然未必得食雖是如此然君子之心却只見道不見祿如先難後獲正義不謀利賂當不到那裏○論語凡言在其中矣當以餒字推之蓋言不必在其中而在焉者矣○雙峰饒氏曰首句重在謀字上末句重在憂字上謀以事言憂以心言憂道自然不憂貧到不憂貧地位也是難事○新安陳氏曰謀食之食以食祿言與祿字相關耕也餒在其中一句自是引喻末又申言之憂道以見其謀道不憂貧以見其不謀食憂出於心謀見於事憂之深然後謀之熟無非欲學者知內之重而外之輕耳○呂晚村曰有一毫謀食之念即是不謀道不謀食正所以謀道也○謀道不謀食兩項關一不得雖不至皇皇謀食亦未嘗有志於道此種人正不少欲自附君子其實非也

附君子之事只是謀道何嘗謀食來但耕也而餒在其中學也而祿在其中初未嘗係於謀也此處正須輕下若語氣一滯將得祿之理說得重了便隱隱有爲祿而學之弊下雖作轉語亦翻身不活矣因上祿在其中是說學之功效恐疑君子之心爲功效起見而後學故又追到心裏去見其憂道不憂貧也○首一句是籠侗說見君子終日所爲在此而不在彼末繳一句又推原所以謀道不謀食之心惟其憂者在此故謀者在此不憂者在彼故不謀者亦在彼憂在內謀在外憂即貫乎謀之中○論君子只有箇謀道憂道更無箇謀食憂貧何必更說箇不謀不憂正爲分謀道之事者是食分憂道之心者是貧出此則入彼因彼即廢此故必說箇不謀食不憂貧對待在這裏

知及言

此言修德之全功也知及而能仁守是德之大本莊蒞以及動禮是德之小節見於身加於民者越粗淺工夫越細越難須逐節進一步說欲人由已至而求

其未至蓋德愈全而責愈備也。○朱子曰：此章發明內外本末之序，極為完備。而其要以仁為重，所謂知及之者，所以求吾仁。沆之動之所以持養吾仁者，仁能守之則大本已立，雖臨民不以莊動，民不以禮亦其支節之小失耳。然亦不可不自儆省以求盡善而全其德也。

子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知去聲。

知足以知此理而私欲開之，則無以有之於身矣。

居讀子曰：君子為學自內而外，由本及末，必求其盡善而後稱全德焉。有如於

修已治人之理，明其當然，晰其所以然，其知足以及之矣。及之者，求其得之而不失之也。然或涵養偶疎，私欲開發而仁不能守之，則雖知有所得，必至於失之，不能實有諸已矣。此知及者必貴守之以仁也。

而讀朱子曰：知及仁守為學之事也。莊蒞禮動為政之事也。然為學者雖未及

乎為政，至於接物處家之際，亦非莊蒞禮動不能也。為政者雖不專於為學，然

非智識之明而持守之固，則亦無以為臨政之地矣。○今自有此心純粹更不

走失而於接物應事時，少些莊嚴底意思，關關翼翼底自不足以使人敬他。但

須先有知及之仁能守之，做箇根本了，却方好生去點檢。其餘便無處無事不

善。若根本不立，又有何可點檢處。○知及之如大學知至仁守之如意誠蒞不

莊動不以禮如所謂不得其正與所謂放惰而辟之類。到仁處大本已好，但小

節略略有些未善如一箇好物只是安頓得略傾側少正之則好矣。不大故費

力也。○林次崖曰：不日行而日守者，守比行尤深也。故中庸只說擇守行是踐

其所知，守是行之有得者，持之不失也。故曰雖得之必失之，言知足以及之仁

不能守之，則雖行之而有得，終必失之，不為我有也。

附錄首節特下雖得之必失之二句，可見得失之界全在仁守上。故朱子謂其

要以仁為重也。但以後節節都有工夫在，不可謂一仁守便無餘事耳。故愚謂

此章首節當另提見知及必要仁守，下二節就仁守上推言之，又要莊蒞禮動

以禮見由本及末之意則工夫既無欠缺而又不失輕重之分。若謂一節密似一節遂不重仁守則大學一部亦因一節密似一節反重治國平天下而不重正心誠意乎。○學曾問聖門大學工夫甚重格物致知而中庸明善有明學密問慎思明辨許多工夫固執只一篤行而已。孟子以智為始條理之事而謂中由於巧似此章宜重知及之而朱子謂重仁守何也。曰學問先分箇得與失只一箇仁不能守那知及都無用了。雖仁不能守尚是知之不真然畢竟不有之於身是他力行上衰颯了。如先儒以誠意為人鬼關亦是此意過得此關方是人過不得此關尚是鬼故聖賢講道理雖一而亦各有重處。假令知及未仁守於此下更講莊蒞動禮都不得故朱子於此章獨重仁守不可以他處意來攙入也。○知及仁守固明德工夫矣。莊蒞尚是修身上事不可遽謂為新民也不得其正尚屬正心不干莊蒞事。敖惰而辟似屬蒞不莊而亦無與於動禮。朱子說須善會之。○知及之後仁不能守者不是前此總未力行也有所

不能行便是私欲間之而仁不能守矣。惟知及中也有仁在故曰雖得惟仁不能守中知也不真故曰必失此句是次崖看得好。

知及之仁能守之不莊以蒞之則民不敬

蒞臨也。謂臨民也。知此理而無私欲以間之則所知者在我而不失矣。然猶有不莊者。蓋氣習之偏或有厚於內而不嚴於外者。是以民不見其可畏而慢易之下句放此。

學至於仁守則知之所及者有得無失而大本立矣。然君子之學固合內外而如一者也有如知及之矣而仁能守之矣。苟於蒞民之際不能有嚴有翼而莊以蒞之則其儀之稍忒亦所積之未光也。我實先天下以慢而期民之作敬弗得矣。此知及仁守者之尤不可不莊蒞也。

潛室陳氏曰雖是有仁能持守然當臨蒞之時舉動之際此心少懈即妄念使生須是逐時照管令罅縫不開才有罅縫便有習氣之偏此是聖賢點檢

身上工夫周密處。雖是工夫已造醇美。猶恐節目上有疵。又須逐節照管。要令盡善盡美。○呂晚邨曰。莊蒞禮動。雖似末節小疵。然是仁守後之不莊。不以禮其夫甚微。與常人之不莊。不以禮不同。乃是工夫圓滿盡頭處。正自不輕人于此說得淺忽。是粗看仁守為主之語。而失其意者也。○莊蒞是裏面工夫足。纔克得到此。雖似輕於知仁。然火候不到此。便有弊病。動之以禮。在知及仁守莊蒞後講。則禮雖節文之微。而動之道却精。○陸稼書曰。君子之學也。務其大。不忽其細。正其本。不遺其末。即知及仁守矣。吾身之內美。既已畢。具治世之大綱。亦已粗舉。然動容周旋。皆天理之流行也。苟臨民之際。而稍不莊重。則民不知敬。亦吾學之累矣。

附錄 註謂氣習之偏。或有厚於內而不嚴於外者。厚於內。分明單頂仁守說來。見仁守上。猶當加細密工夫也。氣是氣稟。習是習學。或是氣稟生來本偏。外面少嚴肅。或是學習後來偏了。只道心體無私。遂不加檢點。故亦有不莊以蒞者。

但知及之後。已非不知如何為莊。如何為不莊。只要內面持敬為主。外面照管。得到則自然莊蒞矣。此陳氏之說。為最密也。○知及仁守時。若不曾打通內外。則知及時所知。已不全。而仁守時。亦所守有缺略矣。但內裏工夫似難。外邊工夫似易。然知得工夫。雖到。猶待體行。仁守亦只心無私欲。打磨本體。若到容貌舉止。無不中度。却愈小愈難。此知及仁守之後。又言不莊以蒞之也。

知及之。仁能守之。莊以蒞之。動之以禮。未善也。

動之動民也。猶曰鼓舞而作興之。云爾。禮謂義理之節文。○愚謂學至於仁。則善有諸已。而大本立矣。蒞之不莊。動之以禮。乃其氣稟學問之小疵。然亦非盡善之道也。故夫子歷言之。使知德愈全。則責愈備。不可以為小節而忽之也。**序語** 然君子之學。固統物我而咸宜者也。有如知及之矣。仁能守之矣。又莊以蒞之矣。苟於動民之際。不能有秩有序。而動之以禮。則其詔誥之偶違。亦涵養之未粹也。我實先天下以疎。而以稱曰盡善。則未也。此知及仁守而莊蒞之者。

九責動民以禮也。學者誠由知及而進於仁守，而復以莊蒞。動禮者全其仁守之功，斯有大醇無小疵。內外本末一以貫之，而吾學庶無憾與。

疏義 朱子曰：莊以蒞之，是自家去臨民，動之不以禮。這動字不是感動之動，是使民底意思。謂如使民去做這件事，亦有禮，是使之以禮。下稍禮字，歸在民身上看。那動之字，便是指那民說。○雙峰饒氏曰：此章六箇之字，要分別及之守之得之失之。此四之字，指理而言；蒞之動之，此二之字，指民而言。○陸稼書曰：卽知及仁守，而又莊蒞矣。整齊嚴肅之氣象，既足生人之敬，保邦制治之規模，亦足服人之心。然細微曲折，皆天理之散見也。苟使民之際而稍欠節文，則民不能興，亦吾學之疎矣。不莊蒞，是瑟僂未能暢發到赫喧處，不以禮是道之以德而齊禮處，未能精密總見德愈全而責愈備。氣稟學問之小疵，皆不可不變化而克滿之也。

附錄 到莊以蒞，則此身已全在規矩準繩之中。自家已合禮矣。時解將動之不

以禮仍貼在自家說者，非也。朱子云：謂使民去做這件事，亦有禮。下稍禮字，歸在民身上。如教民孝，必有箇孝底禮；教民弟，必有箇弟底禮。隆殺等級各有節文，使小民不但合乎義理，而併合乎義理之節文。此已是王道之極至處。然究竟只完得知及仁守之分量也。○朱子總註：謂學至於仁，則善有諸已，而大本立矣。正以學未至仁時，善猶未爲已有，更講甚細密工夫。又曰：知及之，所以求吾仁蒞之動之，所以持養吾仁。蓋以不爲求仁，則不消知及之矣。莊蒞是卽外以養中動民以禮仁之漸漬斯民者，方浹洽深厚。

君子章全旨

此言觀人之法。見君子當觀其大，小人當觀其小。語意兩平。大兼才德，小不過才技之末耳。不可以才德分大小，知就外所得見言，受就中所承當言。不可不俱就君子小人身上說。

子曰：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也；小人不可大受，而可小知也。

此言觀人之法。知我知之也。受彼所受也。蓋君子於細事未必可觀。而材德足以任重。小人雖器量淺狹。而未必無一長可取。

序論 子曰：君子小人，人品不同。而材器自異。君子所務者大，而於小事或不屑理會。故不可以小者知之。而可以大者為彼承受也。若欲以小知之，則失其為君子矣。小人大節本無足觀，每於小者致意。蓋不可以大者為彼承受。而但可以小者知之也。若欲責其大受，則失其為小人矣。用君子小人者，辨別可不精。而任使可不當乎。

疏義 雲峰胡氏曰：小節可以知小人，不足以知君子。大受可以許君子，不可以許小人。材之所成，惟器德之所克，惟量君子之所以可大受者，材與德俱大。小人之不可大受者，器與量俱小故也。○雙峰饒氏曰：君子於小事上有拙處，小人於小事上有長處，所以不可以一節觀之。或問：君子才全德備，何為於小事上有拙處？曰：不可以一槩論。君子亦有等降，但其大體正當。雖細微處有未盡。

亦不害其為君子。又曰：此小人是小有才之人，非庸常之小人。

附錄 君子小人字當一頓。是君子自是不可小知，而可大受。是小人自是不可

大受，而可小知。俱貼君子小人說。惟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則觀人者不可

因細事未可觀，而廢君子任重之材德。惟小人不可大受，而可小知，則觀人者

不可因器量之淺狹，而並廢可取之小長也。觀註足以任重，未必無一長可取。

皆見用人者當隨材器使之意。至不以大受用君子，而徒以小知君子，則不能

盡君子之用。不以小知小人，而以大受付小人，則反以敗國家之事。此一層已

是推看。虛齋謂長於大短於小，不害為君子。短於大長於小，是亦小人。兩已如

此說。却是人才。只要大受，不要小知。將必用君子，而棄小人。而所謂觀人之法

者，皆刻矣。次崖又謂以小節觀人，小人未有不勝君子。君子或置之無用之地，

論亦偏頗。非本文平列之意。○愚意此君子小人，與他處不同。若材全德備之

君子，則體無不具，卽用無不周。可大受亦可小知。如孔子攝魯相事，也稱爲委

吏乘田也得若庸惡陋劣之小人則心術奸險行事貪詐不可大成亦不可小知故台輔元戎做不得虎賁綴衣也做不得惟君子之材德有可以任重而不可以細事者當略其小而取其大小人之器量有可以細事而不可以任重者當慎重其大而但取其小此是於常格外又開一闕人之法見如此而後於人才無遺憾也○註云君子於細事未必可觀未必二字甚活君子非細事必不可觀然亦有未必可觀者故不可以是知之耳若其材德足以任重則大受自無不可者總之此君子小人只在器量材具大小上論不在人品心術邪正上論

民之言言

此見仁之關切於人也上二句言仁之甚切於人以緩急較之見其當勉下二句言仁之無害於人以利害較之益見其當勉接此章為衆人而言民字可味上二句正意已完下二句又就上交翻進一層以足之以見仁之當蹈雖是餘

波而勉人為仁之意亦正在此

子曰民之於仁也甚於水火水火吾見蹈而死者矣未見蹈仁而死者也

民之於水火所賴以生不可一日無其於仁也亦然但水火外物而仁在已無水火不過害人之身而不仁則失其心是仁有甚於水火而尤不可以一日無者也况水火或有時而殺人仁則未嘗殺人亦何憚而不為哉李氏曰此夫子勉人為仁之語下章放此

子曰人知民賴水火以生而不知仁尤為生生之理是民之於仁之切也更有甚於水火而不可一日無者也况夫水火雖能養人或有時殺人吾見有蹈之而焚溺以死者矣仁則天之尊爵人之安宅未見蹈之而死者也人亦何憚而不為哉

疏蔡虛齋曰仁之在民不可無尤甚於水火之不可無蓋水火外物而仁在已外物為重乎在已者為重乎無水火不過害人之身而不仁則失其心人身

為重乎人心為重乎所謂甚於水火者此也集註凡有二節意且水火亦有時而殺人仁則未嘗殺人亦何憚而不為本文此又一意

附泰水火民所賴以生仁亦民所賴以生但失水火則不過傷民之生而此心無愧失仁則喪其本心而此身亦徒然矣醒人只在甚於二字吾見未見二句又是更轉一步見水火生人而亦殺人仁則生人而不殺人人何一日不離水火而不肯一日不離仁也○章首提出一民字便見仁字輕淺為凡民勸勉而設非論到仁之精微亦未論到殺身成仁變故時也若論仁之精微豈得與水火相較論到殺身成仁豈得謂未見蹈仁而死聖人是因民生日用視水火為切身之物而不知仁之更切於身故就眼前至易見者為指點仁只如考於親弟於長厚於倫類便是此皆日用常行至順至安有何蹈仁而死底事潛室陳氏深論者非

當仁言言

此勉人之勇於為仁也當仁即註仁為已任意既當仁自不可讓不讓於師是責成語註勇往心為須講在不讓內

子曰當仁不讓於師

當仁以仁為已任也雖師亦無所遜言當勇往而必為也蓋仁者人所自有而自為之非有爭也何遜之有○程子曰為仁在已無所與遜若善名在外則不可不遜

序子曰學莫要於為仁須擔當之以為已任而勇往直前以圖之不宜因循退托而遜讓於人雖師亦所不讓况他人乎蓋仁原自有而自為之非奪諸彼而爭之也何讓之有

疏朱子曰此與上章皆勉人為仁之辭上章為凡民都不知仁而憚於為之者發此章為學者粗知仁之為美而不知勇於有為者發名有所當云爾○值為仁則不讓如此恐不值處煞多所以覺得做任字說是恐這仁字是指大處

難做處說這般處須着擔當不可說道自家做不得是師長可做底事○雲峰胡氏曰當字大有力量不弘者當不起不毅者當不去請事斯語顏子當之仁為已任曾子當之○蔡虛齋曰何不曰當仁不讓於父兄而必曰於師者蓋師是已所推服以為不可及而素讓之者也猶且不讓焉其擔當可知

附泰仁是不可須與離底若當字輕看說是適當為仁則那箇是不當為仁時

侯此朱子解作擔當為不易也即朱子謂此仁字是指大處難做處說是見得平常小處易處不用着力擔當已自做得來了惟大者難做處須勇猛向前之意亦非只當大處難處而小處易處便不當也○仁者心之德愛之理心有私欲固須要克已復禮然亦必於事為驗之如欲立立人欲達達人都是實在事業仁為已任正是徹內徹外之學凡此心德愛理皆自有而自為之故不讓於帥若單言克治之功而舍却事為之實便看仁字不真註曰必為又曰自為必為則無所阻撓自為則無可旁貸然勇往而必為則能以氣配義自有而自為

則能直反本體○當仁二字一小頓既當仁自是一無所讓何有於師不讓只是得當字於師只是得不讓近來有提師字重說者是先有一師之當仁而我與之比較做也與註非有爭也何遜之有意俱失之矣

貞而固全旨

此見君子擇守之全貞與諒皆固守意辨在正與不正之間正而固便是貞不正而亦固便是諒正與不正只爭見理不見理耳貞者見得道理是如此便守之不易諒則不擇理之是非必要如此有固必之意

子曰君子貞而不諒

貞正而固也諒則不擇是非而必於信

序子曰人固貴於持守然有見於理之正而不易其守者貞也有固守而不

知理之是非者諒也君子之應事審時在理當行則行當止則止固守一歸於正如其其真焉耳未嘗必信必果不顧義之所在徑徑然執一己之小信而諒

也此君子所以善處事也。

疏義

朱子曰處義既精不期固而自固者貞也不擇邪正惟知必信而不易者

諒也。○貞者正而固也。蓋見得道理是如此便須只恁地做所謂知斯三者弗

去是也。為正字說不盡故更加固字如易所謂貞固足以幹事若諒者是不擇

是非必要如此故貞者是正而固守之意諒則有固必之心也。○南軒張氏曰

貞則信在其中但只小信而於義有蔽則失其正而反害於信矣。

附錄

諒若淺言之必於信尚勝似不信者若深言之不擇是非而必於信便是

一團私意與君子地位天懸地隔如何不作反對看但諒之失不在守上欠工

夫乃在知上欠工夫蓋後手是一般初頭却自別。○貞正而固也。為正字不足

以盡之故又加固字惟其能精察理之是非纔能得理之正然未到止而弗遷

田地亦未見其為貞也是精審意在先乃所以正固者正內有實體意固內有

毅守意。

毅守意

事君宜全音

此示人以純心事君之道。但看敬字何等專一。不期食之後而自後矣。後食絕

無利祿酬報之念。正是純心盡職。正是敬處。

子曰事君敬其事而後其食。

後與後獲之後同食祿也。君子之仕也。有官守者脩其職。有言責者盡其忠。皆

以敬吾之事而已。不可先有求祿之心也。

原補

子曰人臣事君必須各敬其所司之事。不論事之大小。皆兢兢業業以求

稱職。至於食有常祿。則不必汲汲於此。事君之義乃純也。不然一心圖事。一心

計祿。是為懷利以事君矣。豈臣之道哉。

論義

朱子曰夫子之意蓋曰敬於其事而後其求祿之心耳。今諸說於敬其事

之說皆得之。而皆以為先敬其事而後可以受祿。則失之。○雙峰饒氏曰此後

字如先難後獲。先事後得之後。謂不計其效也。蓋為人臣者。但知盡其職分。而

已祿非所計也。所謂正其誼不謀其利之意。○胡氏曰：後其食者，蓋委置之不存乎念慮之間，非纔任其事而即有得祿之心，繼之也。若謂先敬其事而後有計祿之心，則義利雜揉，公私交戰，其不為利心所勝者幾希。

附參 敬其事，其字不指君言，即指事君者言。若其字指君，則其事仍君之事宜。乎事君者，猶分而為二也。惟人臣受職後，則事即是臣分上事，如何不敬？註修其職，盡其忠，兩其字正貼其事。一其字後，其食亦其所當得之食也。但食雖臣所當受，而詔祿之典出自人君，原與臣無干。故臣職有不盡，是我自欠缺，若食之必得，乃君之報其臣。人臣原計不到此，即使不得，亦君之薄其臣，臣自無欠缺也。而况無是事乎？此所以事自當敬，食自當從。於此不明，如何能勘破義利界分。

原稟本旨

此明立教之公心有無二字相應。有個教便沒箇類了。非真無類也。有而不計。

也有無就教者之心。上說

子曰有教無類

人性皆善而其類有善惡之殊者，氣習之染也。故君子有教則人皆可以復於善而不當復論其類之惡矣。

原講 子曰：人性皆善，天之生是使同也。而或為氣稟拘於初，或為習染蔽於後，因不能無善惡之異，而其類遂別。然君子大道為公之心，但有教焉耳。以明善而有教，君子固將欲使之共知也。而為智為愚，非其所計也。以踐行而有教，君子固將欲使之共能也。而為賢為不肖，非其所論也。蓋氣稟有類，習染有類，而性善原無類也。謂非君子至公之心哉。

疏義

洪氏曰：聖人之教如雨露之於萬物，夫豈有所擇哉。○南軒張氏曰：人所稟之資雖有不同，然無有善惡之類一定而不可變者。蓋均是人也，原其降衷何嘗不善。故聖人有教焉，所以反之於善也。教之行，愚者可使之明，柔者可使

之強豈有氣質之不可變者乎。然堯舜之子不肖，則氣類又若有異何也。蓋氣有可反之理，人有能反之道，而教有善反之功，其卒莫之能反者，則以其自暴自棄而已。

附錄類兼氣習兩者。氣有清濁之殊，習有醇澆之異，皆類也。世間類自是不能無者。然性本皆善，則未有不可教之人也。故有教無類，有二義。君子有教，則人皆可以復於善，自無善惡之類。此一義也。君子有教，原欲人之皆復於善，而不當復問其善惡之類。此又一義也。看註本有兩層。然惟其有教，則自無類，所以不當問其類。義自相因而重。在君子不問其類之公心耳。若謂下愚不移，不能皆復於善，反以集註為窒礙，則又不然。聖人此語，只就立教說。見人性皆善，則皆可以復於善，未說到有不復於善一種人。纔計及此，教便有類矣。

道不同言不合

此示人當慎所與謀也。只論其理勢如此，當擇人而謀，意在言外。註雖兼善惡

邪止重善，不與惡謀，正不與邪謀，以其無濟而有害也。

子曰道不同不相為謀為去聲

不同如善惡邪正之類

附錄子曰天下之事，必道同而後可與謀也。若人品學術之各殊，是道不同矣。道既不同，則趨向分，意見別，與之謀議，必乖違而不合，而無濟於事。故彼此不相為謀。謀事者當知所慎矣。

附錄新安陳氏曰：善惡謂君子，小人邪正謂吾道。異端如陰陽水火之相反，此不能為彼謀，彼亦不能為此謀也。

附錄道字且寬，說善有善底一道，惡有惡底一道，邪有邪底一道，正有正底一道。善惡如君子以義，小人以利之類。邪正如吾道仁義異端，非仁非義之類。若認煞道字，謂君子與君子所行亦或有不同，亦不相謀，不知事偶不同而理原無異，豈遂至絕不相謀哉。聖人所謂不相謀者，蓋已該內外始終而言之矣。

註如善惡邪正之類。下如字類字甚活。善惡邪正特舉其大者耳。推而廣之。不與工謀商不與貴謀。醫卜之屬類皆然也。

辭達章全音

此示人以修辭之法。蓋為當時求工於辭章者而發。

子曰辭達而已矣。

辭取達意而止。不以富麗為工。

子曰辭何為而設也。意存於中而托諸辭以宣之。故修辭者意未達固言乎其所不得。不言意既達則當止乎其所不得。不止不必復有所加也。奈之何。以繁多為富。以華美為麗哉。修辭者可知所審矣。

胡氏曰。富者欲其贍也。麗者欲其華也。○新安陳氏曰。惟達理者辭能達意。達意之外而過求之。非以繁多為富。則以華美為麗。正理反為所蔽。本意反以不達矣。達之一字。命辭之法也。○林次崖曰。不曰達理而曰達意者。辭以道

意事變不同而意隨之。辭則各隨其意而達之也。未達則求達。已達則不可復有。加○呂晚邨曰。文章之病。只是不能達。與求多於達之外二者而已矣。三字兼括二義。然看來求多於達外。即不知達之妙。即為不能達。其實一病而已。

附參辭或煩言之而達。或簡言之而達。只要理明而已矣。三字原將兩邊道盡。

註對富麗為工。以富欲其贍。麗欲其華。足以掩意。非單對煩言者。說謂煩言者。富麗而簡言者。不富麗也。就辭之源流論之。古簡而今煩。然亦不可謂之古盡達而今盡不達也。○有經世之辭。有明道之辭。辭之大者也。他如使命之往來。友朋之贈答。皆是未有不期於達者也。○理屈則意躡。意躡則辭窮。由是而求工富麗以掩之。吾未見其能達也。後世如蘇王之徒。雖不足於理。而強辭自勝。然止可謂之自達其意。而非聖人之所謂達也。○將達字頓斷而已矣。另讀見不當求多於達外之意。再將達而已矣四字連讀。見當求理足於達內之意。須反覆俱徹。

此見聖人矜不成人之自然處。自然處即道也。道非有名可循。有法可取。如遇師即有相師之道。推之老安少懷。莫不皆然。聖人誠心待物。行來不知拈起便覺於此。見天理流行。隨處充滿。記者悟得無行不與之妙。故描寫宛然。

師冕見及階。子曰階也。及席。子曰席也。皆坐。子告之曰。某在斯。某在斯。見賢遍反

師樂師警者。冕名。再言某在斯。歷舉在坐之人以詔之。

序講 當時有樂師名冕者。來見孔子。孔子迎之。方其及階。冕意中有階。而目中無階。子則曰。此階也。而冕知就位矣。迨眾皆坐。冕意中欲知有某與某。而目中不見有某。

與某子則告之曰。某在斯。某在斯。而冕得以伸其敬。而知所與言矣。夫子之與。聞言者如此。

附參 聖人舉動固無往不是道。且道固皆出於無心。此以通章大意。抹却首節。

也。愚看聖人接見師冕。有仁禮二義。在不忍其不見階。而後告之以階。不忍其不見席。而後告之以席。不忍其不見某某之在斯。而後告之以某某之在斯。此矜不成人之意也。主人阼階。而賓不見有西階。不敢不告之。使知升。主人陪席。而賓不見有正席。不敢不告之。使知坐。主人與陪賓者皆在斯。而賓不見有在斯。不敢不告之。使知某某之在斯。此以主敬賓之意也。聖人一相師之道。而仁禮兼盡矣。

師冕出。子張問曰。與師言之道與。與平

聖門學者。於夫子之一言一動。無不存心省察。如此。

序講 乃子張則靜觀其微。以為是必有道存焉。故當師冕既見。而出因問曰。一

師耳及階。必與師言階。及席。必與師言席。皆坐。必與師言某某之在。言之有序。意即道之不容或淆。與言之甚詳。意即道之不容或畧。與不然。何其情詞之懇至。而意念之殷勤也。

新安陳氏曰不可以子張之問作閑語看聖人一言一動無非教也學者善觀之則見得皆出於聖心天理之流行者矣

附 聖人因師詔師豈有非道之理聖門學者固於夫子一言一動無不存心省察然必當日冕自有相可以無庸聖人之詔而聖人矜敬之誠有觸即動不覺其詔之詳詳如此若他人處此必然忽過故子張以道為問

子曰然固相師之道也相去

相助也古者譬必有相其道如此蓋聖人於此非作意而為之但盡其道而已○尹氏曰聖人處已為人其心一致無不盡其誠故也有志於學者求聖人之心於斯亦可見矣范氏曰聖人不侮鰥寡不虐無告可見於此推之天下無一物不得其所矣

居 子曰然師不可無相將持其危而扶其顛也隨事告之使不迷於所從相師之道如此我所與言者固相師之道不足異也於此見聖人矜不成人之心

一仁之至禮之盡也豈作意而為之哉推之而老安少懷各得其所亦若是焉已矣

疏 張敬夫口道無往而不存聖人之動靜語默無往而非道蓋各止於其所而已師冕之見及階則告之階及席則告之席既坐則歷告之以在坐者蓋待警者之道當然耳事事物物莫不有其道蓋所當然者天之所為也夫以一日之間起居則有起居之道飲食則有飲食之道見是人則有待是入之道遇是事則有處是事之道道不可須臾離也一失所宜則有廢是道矣是故君子戰兢自持顛沛必如是造次必如是懼其失之也夫惟天下之至誠一以貫之道之所在如影之隨形蓋無往而非是也○新安陳氏曰警者之來未必無相夫子自矜之且敬之故節節告之有目者待無目者之誠心曲禮也

附 今人看此章必將天道君道許多大話來襯托相師是以相師之道為小而欲張而大之也不知子張之問夫子之答只此相師之道似無奇處惟師自

有相相師自有道夫子一見師見自不覺流露相師之道子張不問夫子亦
忘其為相師之道忽然問及乃即隨問隨答曰固相師之道也通章神理都在
一固字見其因物付物之妙耳至聖人無事無處不自然盡道又是推開一步

四書講義輯要卷十五終

